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唐 語 林

(上)

王 謹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唐 語 林  
附 校 勘 記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唐語林八卷。宋王讜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讜正甫。以唐小說五十家。做世說分門三十五。又益十七門。爲五十二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效世說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皆仍舊。馬端臨經籍考。引陳氏之言。入小說家。又引晁氏之言。入雜家。兩門互見。實一書也。惟陳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數不合。然陳氏又云。館閣書目十一卷。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門目皆不闕。蓋傳寫分併。故兩本不同耳。讜之名不見史傳。考書中裴佶一條。佶字空格。注云御名。宋惟徽宗諱佶。則讜爲崇寧大觀間人矣。是書雖做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尙清談者不同。且所采諸書。存者已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惜其刊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雜俎。引楊慎語。謂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惟武英殿書庫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刻殘本。分爲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八門。前有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漫漶。篇次錯亂。幾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校訂。刪其重複。增多四百餘條。又得原序目一篇。載所采書名。及門類總目。當日體例。尙可考見。其梗槩。蓋明初全書猶存也。惟是永樂大典各條。散於逐韻之下。其本來門目。難以臆求。謹略以時代爲次。補於刻本之後。無時代者。又

後之共爲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頁過繁。今每卷各析爲二。仍爲八卷。以還其舊。此書久無校本。訛脫甚衆。文義往往難通。謹取新舊唐書及諸家說部。一一詳爲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則姑仍原本。庶不失闕疑之義焉。



# 目錄

## 卷一

德行

言語

政事上

## 卷二

政事下

文學

## 卷三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規箴

夙慧

## 卷四

豪爽

容止

目錄

唐語林

自新

傷逝

賢媛

卷五

補遺

起高祖  
至代宗

卷六

補遺

起德宗  
至文宗

卷七

補遺

起武宗  
至昭宗

卷八

補遺

無時  
代

企羨

栖逸

# 原序目

國史補

因話錄

齊集

尙書故實

廬陵官下記

桂苑談叢

東觀奏記

續貞陵遺事

傳載

開天傳信記

明皇雜錄

大唐說纂

補國史

談賓錄

幽閒鼓吹

松窓錄

次柳氏舊聞

紀聞談

貞陵遺事

常侍言旨

雲溪友議

戎幕閒談

異聞集

刊誤

盧氏雜說

劇談錄

玉泉筆端

金華子雜編

皮氏見聞

大唐新語

劉公嘉話

羯鼓錄

芝田錄

資暇集

杜陽雜編

本事詩

玉堂閒話

中朝故事

北夢瑣言

唐會要

柳氏敘訓

魏鄭公故事

國朝傳記

會昌解頤

洛中記異

乾牒子

聞奇錄

賈氏談錄

虬鬚客傳

封氏聞見記

四十八家文獻通考及唐宋史志皆著於錄惟齊集一種無考疑有脫誤又書中多引封演聞見記而虬鬚客傳一篇全載原文似所闕即此二家今為補入以還五十家之舊

案王讜采五十家小說成書而永樂大典所載原書名曰自國史補至賈氏談錄凡

右小說五十家。正甫取其尤要者編之。分爲五十二門。具目錄于後。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箴規

夙慧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栖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原序目

黜免  
侈汰  
讒險  
紕漏  
仇隙  
俚俗  
任察  
威望  
慰悅  
委屬  
僭亂  
書畫  
殘忍

儉嗇  
忿狷  
尤悔  
惑溺  
嗜好  
記事  
諛佞  
忠義  
汲引  
砭談  
動植  
雜物  
計策

右正甫集五十家之說分爲五十二門。其上三十五門出世說。下十七門正甫所續。總號唐語林云。

# 唐語林卷一

## 德行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稱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贇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中子者。

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

元宗重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遭竊換。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巧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元宗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大被。與同起臥。諸王或有疾。上輒轉終日不能食。左右開喻進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寢食。上於東都起五王宅。又於上都創花萼樓。益與諸王會聚。或講經義。賦詩飲酒。歡笑戲謔。未嘗猜忌。

肅宗在東宮。爲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鬢髮斑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幸及。上到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爲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道乎。上在禁中。不呼力士名。呼爲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言。太子不許。云無勤上念。乃詔力士令。



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願長潔白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閱女子。人間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五人。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後生代宗皇帝。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旣割。餘汚漫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嚙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元宗西幸。車駕將自延秋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西。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以俟。駕上駐蹕。曰。何用此。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必厚斂于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民也。命徹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語曰。吾君愛人如是。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于此也。

元宗西幸歸。入斜谷。天尙早。烟霧甚晦。頓使給事中封僦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數四。上不爲之舉。倜懼。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爲疑耶。始吾卽位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爲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齋洪州牒來。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德宗初卽位。深尙禮法。諒闇中。召朝士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糝飾稍過。上見之。

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糴梳。勳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氈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襪襪。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歷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爲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故。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會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醜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千貫。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州所在。故爲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約自以夜光哈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可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闈。又與薛氏舅萃。同時爲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後。大僚睦親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憑柳元公。其後李相國武都公宗閔。裴尙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爲中表。所稱尙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話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爲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爲尙書。

沈吏部傳師。性和易。不從流俗。不矯亢。觀察三郡。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其父禮部員外郎。旣濟。撰建中實錄。見稱於時。公亦爲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常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

滎陽鄭遠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家青齊間值李師道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輿晨暮奔追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爲之稍節有堂弟善鬻粟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鎮求補他職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

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曰正如汝面隨號絕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篤結爲親家以女適路氏

孫侍郎穀在翰林父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穀因春時遊宴歡忽念溫清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孰不瞻父方寸亂矣何以事君自內廷徑出時皆稱之至華陰拜河南尹

宣宗天資友愛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諸王無少長悉預坐樂陳百戲抵暮而罷諸王或有疾斥去戲樂卽其臥內躬自撫之憂形於色

宣宗郊天前一日謁太廟至憲宗室捧筵而入涕泗交下左右觀者莫能仰視

宣宗嘗出內府錢帛建報聖寺大爲堂殿金碧坊墁之麗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堂憲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殿上休憩所也每由複道至寺凡進薦於介福者雖甚微細必手自題緘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時主尤鍾愛及下嫁武德禁中舊儀車輿有白金爲飾者及呈進上曰我方

以儉化天下。宜從近戚始。乃命以銅製主。既行。每進見。上常誨曰。無輕待夫。無干預時事。又降御劄勗勵。其末曰。苟違吾戒。當有太平安樂之禍。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間。戚屬縮然。如山東衣冠之法。宣宗時。前進士于琮。選尚永福公主。連拜祕書。擢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此女子朕近與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尋改琮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同爨。貞元已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倕生六子。一爲宰相。五爲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尹。鄴外壺尚書郎。郾廷尉。郇執金吾。鄴左僕射。平章事。郾〔原註〕郾及郾五知貢舉。得士百四十八人。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嘗嘆曰。崔郾家門孝友。可爲士族之法矣。郾嘗構小齋于別寢。御書賜額曰。德星堂。大中年。丞郎宴席。蔣公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衆無敢舉。李孝公景讓起引飲之。蔣以爲然。

李尚書蠙。性仁愛。厚於中外親戚。時推爲首。嘗爲一簿。遍記內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縣。置於左右。歷官南曹。牧守及選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閱籍以囑之。

東川韋有翼。尚書。自判鹽鐵。鎮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爲家諱平故也。案此句雖解疑有脫誤。王咸少監舊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肉。後因會聚。人勸勉之。咸捧肉欲啗。淚下盈盤。竟不食而離席。一坐爲慚。但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慕其獨行。遂聘其女。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

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儻窳不爲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瓌瑋。仁孝出於天性。鄭太后崩。而蔬菜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無不感泣。

沈顏游鍾陵。自章江入劍池。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風泊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顏魯公之文。卽臨川所沈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李英公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火燃輒焚。及其髡。姊曰。僕妾甚多。何爲自苦若是。勸曰。豈爲無人耶。願姊年與勸皆老。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與徐大理有功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爾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字文周。至唐。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元魯山自乳。兄子兩乳。漣流能食其乳方止。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者。裴均之子。求銘於韋相。許縑萬匹。貫之曰。寧餓不苟。

### 言語

杜司徒常言處世無立敵。范僕射常言丈夫中年能損嗜欲。未有不貴達者。

陳子云。代宗時有術士曰唐若山。餌芝朮。嚙氣導引。壽不逾八十。郭尙父立勳業。出入將相。窮奢極侈。壽鄰九十。

興元中有僧曰法欽。以其道高。居徑山。時人謂之徑山長者。房孺復之爲杭州也。方欲決重獄。因詣欽以理求之。曰。今有犯禁。且獄成於至人。活之與殺之。孰是。欽曰。活之則慈悲。殺之則解脫。陳子曰。衛公之戰伐。無兵也。杜員外詠歌。無詩也。張長史草聖。無書也。

太宗止一樹下。頗嘉之。宇文士及從而頌美之。不容於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意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能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亦何聊乎。意復解。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疾乎。太宗將致櫻桃於鄴公。〔原註〕隋後封爲鄴公。稱奉則似尊。言賜又似卑。乃問之虞監。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

太宗之征遼也。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矢射如雨。竟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卽大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特罷之。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時造蓬萊宮。諸庭院列樹白楊。將軍契苾何力鐵勒之渠率也。於宮中縱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長。三數年間。宮中可蔭影。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人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此



昆明池者。漢武帝所置。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朝。安樂公主請之。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徒別鑿。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卽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是。尋遷侍中。

魏徵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語之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雖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四夷亂德。顛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德。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樸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譏。敕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非不能恣情爲樂。常每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爾。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甯宴。舜禹殷周。待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用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文武之烈。實無以加。何用臨朝對衆。與之校量。將謂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

應。豈使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乘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丞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寶位。其能安乎。陛下之子。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事之去矣。則天懼曰。我未思也。卽日罷承嗣政事。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尙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言尙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匹。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誘人陷罪。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張元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元素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以至累年。乖謬旣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漳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

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令按驗。漳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謁。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匹。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三上表以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卽位之明日。有獻鷓鴣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意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並蒙賞賚。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豈少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爲寮友。則克安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匹。遂拜爲侍御史。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獵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廢萬幾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

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甯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宏益

張元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太宗善之賜綵三百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變輿動輒俄經旬日非可朝發暮至脫上皇或思感欲卽見陛下者將何逮之且車駕今行本意避暑則上皇尙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切不安太宗稱善

房元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謂元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元齡等謝既任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元齡等所問無罪而陛下責之元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羣后

四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乃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以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虛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高麗雖平。餘寇尙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少寡。供侍車駕。備擬稍闕。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卽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德宗旣貶盧杞。然常思之。後欲稍遷朝臣。恐懼皆有諫疏。上問李沂公曰。盧杞何處姦邪。對曰。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

馬司徒之孫始生。德宗名之曰繼祖。笑曰。此有二意。謂以索繫祖也。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於長安中。

高貞公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過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憲宗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人以爲善對。

衢州人余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金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復讎之義。時裴埒爲宰相。李刑部

鄜爲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遺錫書。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荆門毬場草生。何也。對曰。罪誠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上爲之笑。

鄭陽武網常言欲爲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又云仁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書之未能也

王相涯注太元常取以下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高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爲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年二十三爲京兆府參軍卒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二櫻桃爲三柑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味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否

伊慎每求族望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爲判官奏言臣不敢學交質罔上德宗從之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衛公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敝官也

李吉甫爲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高祖時嚴甘羅武功人。剽劫爲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爲作賊。對曰。饑寒交切。所以爲盜。上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赦之。

太宗親錄囚徒。死者二百九十人。令來年秋就刑。及期畢至。悉原之。

岑文本謂人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揭擢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爾耳。案此條宜列言語原書分門未當。多有類此。

姚崇引宋璟爲御史中丞。頃之入相。宋善守法。故能持天下之政。姚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二人執性不同。同歸於道。協心翼贊。以致於治。

姚元之牧荊州。受代日。民吏泣擁遮道。不使去。馬鞭鐙民皆藏留之。上聞。賜詔褒之。

元宗宴蕃客。唐崇勾當音聲。先述國家盛德。次序朝廷歡娛。又贊揚四方慕義。言甚明辨。上極歡。崇因長入人許。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一日過崇曰。今日崖公甚蜺斗。欲爲弟奏請。沈吟未敢。崇謂小客有所欲。乃賸絹兩束。後數日。上憑小客肩。行永巷中。小客曰。臣請奏事。上乃推去之。問曰。何事。對曰。臣所奏坊中事耳。小客方言。唐崇上遽曰。欲得教坊判官也。小客蹈舞曰。真聖明。未奏卽知。上曰。前宴蕃客日。崇辭氣分明。我因賞之。判官何慮不得。汝出報令明日元武門來。小客歸以語崇。崇蹈舞。懼躍。上密敕北軍曰。唐崇來。可馳馬踐殺之。明日不果殺。乃敕教坊使范安及曰。唐崇何等。敢干請。小客奏事。可決杖。遞出五百里外。小客更不須令來。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爲蜺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顏魯公眞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馬。使五原有冤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元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人物噴咽。金吾衛士指遏不得。上謂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樂。與萬姓同歡。不謂衆人喧鬧若此。汝有何計止之。力士曰。臣不能止也。請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踰此者必死。是以終日酺宴。咸指其畫曰。嚴公境界。無人敢犯者。

元宗所幸美人。忽中夜夢見人召去。縱酒密會。極歡盡意。醉厭而歸。覺來流汗倦怠。忽忽不樂。因言於上。上曰。此術人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時以物記之。必驗。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密以手文印於曲房屏風上。寤而具啓。上乃潛令人詣宮觀求之。果於東明觀中得其屏風。手文尙在。所居道流已潛遁矣。

開元中山東蝗。姚元崇奏請遣使分捕。上曰。蝗蟲天災也。由朕不德而致焉。卿請捕之。無乃違天乎。崇曰。大田之詩。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行之所以安農除害。國之大事也。陛下熟思之。上曰。事旣古用。可救時。朕之心也。遂行之。是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右曰。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自是所司結奏捕蝗十分去四。

進士王如泚。妻公以伎術供奉。元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壻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授乞一及第。上許之。宣付禮部官與及第。侍郎李暉以諮執政。右相曰。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暉曰。與亦得。右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材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材。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不察。每有公事。胥吏未敢訊劾。先稟於九齡。召囚而訊曲直。口占案牘。無輕重皆引服。

張延賞爲河南尹。官吏有過。未嘗屈辱。所犯旣頻。不可容者。但謝遣之。先自下拜。立與之辭。卽令郡官祖送。由是寮屬敬憚。各修飭。河南大治。

德宗時。李納陸梁上表。欲進錢五百萬。上怒。謂丞相曰。朕豈藉進奉。崔文公曰。陛下欲知真僞不難。但詔納。便以回賜三軍。卽其情露矣。納若遵詔。是陛下恩給三軍。納若不從。是其樹怨於軍中也。上曰。賜之何名。祐甫曰。兩河用軍已來。天平功居多。朝廷未及優賞。上以爲然。詔至。納慙恚。構疾而終。

廣德二年。春三月。敕工部侍郎李栖筠。京兆少尹崔沔。拆公主水碾磴十所。通白渠支渠。溉公私田。歲收稻二百萬斛。京城賴之。常年命官。皆不果敢。二人不避強禦。故用之。

闞伯璵袁州刺史。時征役繁重。袁州特爲殘破。伯璵專以惠化招撫。逃亡皆復。鄰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闡溱。州境大理。及改撫州。百姓相率而隨之。伯璵未行。或已有先發。伯璵於所在江津。見航問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治。代宗聞之。徵拜戶部侍郎。未至卒。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爲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常先諸縣。旣去官。竟不捶一人。

劉晏爲諸道鹽鐵轉運使。時軍旅未寧，西蕃入寇，國用空竭，始於揚州轉運。船每以十隻爲一綱，載江南穀麥，自淮泗入汴，抵河陰。每船載一千石，揚州遣軍將押至河陰之門，填闕一千石，轉相受給，達太倉。十運無失，卽授優勞。官汴水至黃河，迅急，將吏典主數運之後，無不髮白者。晏初議造船，每一船用錢百萬，或曰：「今國用方乏，宜減其費。」五十萬猶多矣。晏曰：「不然，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旣興，卽其間執事者非一，當有贏餘及衆人，使私用無窮，卽官物堅固。若始謀便賸，削安能長久。數十年後，必有以物料太豐，減之者，減半猶可也。若復減，則不能用。船場旣墮，國計亦圯矣。」乃置十場於揚子縣，專知官十人，競自營辦。後五十餘歲，果有計其餘減五百千者。是時猶可給。至咸通末，院官杜侍御又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兩舸，用木廉薄，又執事人吳堯卿爲揚子縣官，變鹽鐵之制，令商人納榷，隨所送物料，皆計折納。勘每船板釘灰油炭多少而給之物，復贍長軍將十家，卽時委弊。

韓晉公鎮澗西地，痛行捶撻，人皆股慄。時德宗幸梁許，衆心遽惑，公控領十五部人，不動搖，而徧懲里胥。或有詰者，云里胥耳。〔原註〕蓋或問其故而云答之之語也。擒賊不獲，懼死而逃，哨聚其類，曰：「我輩進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撓村劫縣，浸蔓滋多。且里胥者皆鄉縣豪吏，族系相依，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後補署，悉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爲惡矣。今上在外，不欲更有小寇，以撓上心。其旨如此。其里胥不杖死者，必恐爲亂，乃置澗東營吏，俾掌軍籍，衣以紫服，皆樂爲之。潛除酋豪，人不覺也。又痛斷屠牛者，皆暴尸連日，謂人曰：「草賊非屠牛釃酒不成結構之計，深其罪，所以絕其謀耳。」當此際，賊皆失圖。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皆自攬。監察裏行澗東觀察判官趙僖，特授高陵縣令，裴尙書武亦自鄜坊監

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倭貞元六年進士及第。又制策登科。

韋臯薨。行軍司馬劉闢知留後。率將士逼監軍使。請奏命闢爲帥。以徇軍情。旋舉兵扼鹿頭關下蜀。蜀帥李康棄走上。敕宰臣選將討伐。杜黃裳曰。保義節度使劉濶。武成節度使高崇文。皆剛毅忠勇。可用。上曰。二人誰爲優。黃裳曰。劉濶自涿州拔城歸闕。扶老攜幼。萬人就路。飲食舒慘。與衆共之。居不設樂。動拘法令。峻嚴整肅。人望而畏。付以專征。必著勳績。〔原註〕濶濟之弟濟。繼忤鎮幽州。濶在瀛州刺史。與濟有隙。濟欲害之。母氏潛報濶。濶乃警拔所部歸闕。不由驛路而行。秋毫無犯。朝廷優遇。乃割鳳翔府普潤麟遊等縣。爲行秦州。以普潤爲理所。保義爲軍號。拜濶行秦州刺史。充保義軍節度使。所領將士營於此。濶鎮普潤七年。後鎮涇原。上曰。卿選劉濶。甚得其人。然卿慮亦未盡。濶馭衆嚴肅。固是良將。性本倔強。與濟不叶。危急歸命。河朔氣度尙在。常聞鬱鬱扼腕。恨不得名藩。應有深意。若征伐有功。須令鎮西川。以爲寵。況全蜀重地。數十年間。碩德名臣。方可寄任。濶生長幽燕。只知盧龍節制。不識朝廷憲章。向者幽繫幕吏。杖殺縣令。皆河朔規矩。我亦爲之容貸。若使鎮西川。是自掇心腹疾。不如崇文久將親軍。寬和得衆。用兵沈審。乃命爲西川行營節度使。崇文下劍門。長子曰暉。不當矢石。特斬之以勵師。次綿州。斬礪州節度使李康。疏擅離征鎮。不爲拒敵。〔原註〕當時議者云。康任懷州刺史。收殺武陟尉。卽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崇文乘此事爲之報。入成都日。有若閒暇。命節級將吏。凡軍府事無巨細。一取韋臯故事。一應爲闢脅從者。但自首並不問。韋臯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原註〕本名犯文宗廟諱。皆卽論薦。館驛巡

官沈衍段文昌。關迫令刺按禮。同上介。亦接諸公後謁。崇文謂文昌曰。公必爲將相。未敢奉薦。叱起沈衍。令梟首於驛門外。舉酒與諸公盡歡。俳優請爲劉闢責買戲。崇文曰。闢是大臣謀反。非鼠竊狗盜。國家自有刑法。安得下人輒爲戲弄。杖優者皆令戍邊。(原註)房式除給事中。章乾度兵部郎中。獨孤密除起居郎。鄒士美除太常博士。符載除祕書郎。並未到謁而命下。劉闢就擒。得侍妾二人。皆殊色。監軍使請進上。崇文曰。謬當重寄。初收大藩。且要境內肅清。萬姓復業。以寬聖慮。進美婦人作狐魅。天子意崇文此生不爲也。遽命配鯀處將校。(原註)上聞之。語內臣曰。崇文得殊色不進來。又不自留。是忠直也。是田舍人也。三年爲蜀帥。惠化大行。不事威儀。禮賢接士。身與子弟車服玩用。無金玉之飾。一朝謂監軍從事曰。崇文河北一健兒。偶然際會。累立戰功。國家酬獎亦極矣。西川是宰相迴翔地。崇文叨居已久。豈宜自安。但得爲節制邊鎮。死於王事。誠願足矣。乃陳讓請邠寧。以至於卒。

憲宗寬仁大度。不妄喜怒。便殿與宰臣論政事。容貌恭肅。延英入閣。未嘗不以天下憂樂爲意。四方進女樂皆不納。謂左右曰。嬪御已多。一句之中。資費盈萬。豈可更剝膚取髓。強娛耳目。其儉德憂民如此。吳元濟亂淮西。以宰相裴度爲元帥。召對於內殿。曰。蔡賊稱兵。昨晚擇帥甚難。天子用將帥。如造大船。以越滄海。其功旣多。其成也大。一日萬里。無所不留。若乘一葦而蹈洪流。卽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卿以摧狂寇。可謂一日萬里矣。度曰。臣雖不才。敢以死効命。因泣下霑衿。上亦爲之動容。

憲宗時。權長孺知鹽福建院。賊敗。有司上其獄。崔相羣救曰。此德輿族子。上曰。德輿不合。有子弟犯賊。使德輿自犯。朕且不赦。後知其母老。免死。杖一百。流康州。

宣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其入銓。劉禹錫弟某爲鄭銓注潮州尉，一唱唯唯而出。鄭呼之，却迴鄭曰：「如此所試場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亦無五六人，此而不獎，何以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穩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進縣尉，選人翕然畏而愛之。及後作相，選官又稱第一，宜其有後於魯也。」

又陳諷張復元各注畿縣尉，請換縣允之。既而張却請不換，鄭榜子引張纔入門，報已定不可改。時人服之。

相國晉公裴度出鎮興元，因入覲。值范陽節度使朱克融，因春衣使奏曰：「使者傲，賜衣惡，軍士皆無衣，兼請之。」又聞車駕幸東都，請以丁匠五千先理宮寢。敬宗召公問，公對曰：「克融兇駭者，此將滅之徵也。欲挫之，則曰所遣工役當令供恃速行也。若欲緩之，則發一詔曰：『聞中官慢易，俟歸當痛責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灑洛之幸，職司所供，固不煩士卒也。三軍請衣，吾無所愛，但非徵役例。克融却出使宴賂，命回乃賚瑞寶以獻，不數月克融果死。」

李衛公鎮浙西，甘露僧知主事者，訴交代常住什物爲前主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年皆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且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交割之日，不見其金，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僧乃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僧以某孤立不雜輩流，欲由此擠之，因流涕言其冤狀。」公曰：「此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事。咸遣坐檐子，下簾指揮門下，不令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模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數輩等皆伏罪。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貸之衣服以飲焉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設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遂巡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敬宗時吏部郎韋顓宰相忠貞公見素之孫大歷中刑部員外郎襲靈昌公益之子孝友貞重未卅角繼踵大釁或長謝事終身抱戚及釋褐命服裏衣不釋絹素博覽羣書不爲諷詠嗜學彊記自筮仕至夕拜乘筆記錄不暫廢輟士流出身內外揚歷行能所立其材何適必廣詢搜載於別錄武臣謀將毅勇忠廉可將千人可將萬人可攻可守無不博記其姓名州縣征賦重輕物產繁闕凋殘富庶風俗里路山川險易兵甲強弱無不備詳山澤利害國用經費凡曰能吏與之較量濟物澤人除苛靜理之術蔚爲吏師外國所習邊疆控扼曾經歷者無不與之論洞曉天之數術陰陽易象四方災沴朝廷休寧無不先知丞相裴公均韋公貫之李公絳崔公羣蕭公俛皆有朝廷重事廟謀未決者必資於韋公及敷奏施行咸稱折中或尹京推鎮銜命難理之邦金屬未之定案此句疑有脫誤其人咨於韋韋曰某寬和通簡某剛勁峻急某卹物利人某殘刻執滯某明於辨博某練達刑書某可以任繁劇某可以輯凋療裨贊朝略未嘗有私性沈厚容納進退情理而士大夫親昵交友莫能知者五丞相敬服以爲龜鏡相顧而歎曰吾輩五人智慮自昏及曉籌度事不逮韋公效唾之間房杜姚宋相業著於簡書吾恨不得親承規矩韋公之才但恐房杜姚宋不相遠也

劉桂州栖楚爲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干犯府縣法



令有罪卽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爲尹一皆窮治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罪之坊市姦偷宿猾屏跡嘗有儒生入市市內有一軍人乘醉誤突生驢過旁諸少年譟曰癡男子尙敢近衣冠也與屬吏言不傷氣未嘗叱責一官人常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權實子範爲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求取事發笞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尙有不稟奉者况憑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猶是抑豪強可以矜減後吏則挾臺之威以恐百姓杖背猶爲至輕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失馬臺中三院多親友爲求馬價同列或有却不肯署字權獨先署謂衆曰某向不與張熟但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祿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且一千何足爲輕重

開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鎮江陵自此詔宰相坐檐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李衛公復相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居無事之時何勞武備所送並停〔原註〕李衛公初入相是大和七年居李石之前衛兵不因李事記之者有誤

武宗將賜杜悰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其目衫色奉進上曰不可賜白衣又其年幼未有官不可假以服色但賜青衣無衫可也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旣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爲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災厲流行毗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

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許之。惟謙具幡蓋。迎自私室。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爲爾飛符於上帝。請雨三日。雨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爲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引罪於己。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宅。惟謙曰。天師已爲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爾我復奚爲。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肴醴一無所設。惟謙坐於堂上。大怒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二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籥笏立於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逡巡四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巫者。旣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厲。將殫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施流。昊天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絨。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詔殊績。賜章服并錢五十萬。後歷絳隰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盧元公鈞。鎮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飲酒醉。決主酒軍職。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人。橫街見公。論無小推。巡決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衙命李推官所決者。更決配外鎮。其餘虞候各罰金。內外不測。璋惶恐。衣公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袴衫麻鞋相見。璋欲引咎。公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決衙前虞候。只決所由。假使錯誤。亦不可縱。況太原邊鎮無故。二百虞候橫攔節度使。須當挫之。璋後爲尙書右丞。

盧公鎮太原。同日補左右都押衙。其牒置案前。塔上補右者先自探之。展見右字。却摺於塔上。退身致詞云。在軍門幾十年。前後主辦。未嘗敗績。伏蒙右補。情有嫌鬱。謹未敢受。公曰。君近前。君知軍中無年勞。知有拔卒爲將否。君不同蔡襲有功。朝廷合議超寵。其人未遜。公復召前。并排衙。大校悉前。曰。君快恨。右補都衙軍。不見盧鈞耶。軍中見節使。自呼姓名。皆悚然。盧鈞進士出身。歷中外五十年。豈不消中書一頓飯。臨年暮齒。亦是得一裏香紙。合如何。於是牙中感泣。領拜謝而去。蔡受左都押衙。卽日表薦爲上將軍。尋建幢節。鎮湖南。

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頗敬之。與道士劉元靖力排釋士。上惑其說。遂有廢寺之詔。宣宗卽位。流歸真於嶺南。戮元靖於市。

宣宗性至孝。奉養鄭太后於大明宮。不爲別宮。舅鄭光爲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詢其政事。光不知文字。對皆鄙俚。上命留光奉朝謁。后以光生計爲憂。乃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鎮。宣宗微行至德觀。有女道士盛服濃粧者。赫怒歸宮。立召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子二人。住持其觀。

武宗於大明築望仙臺。其勢中天。宣宗卽位。殺道士趙歸真。而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已下面論其事。立罷之。以其院爲文思院。

宣宗能納諫。李遂除嶺南節度。已命中使頒旄節矣。給事中蕭倣封還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差中使謂伶人曰。汝可就李遂宅。却喚使來。旄節及璫門而返。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右諫議大夫。鄭裔綽

上疏言不可。中使至鄭。賜告身已數日。亦命追還。

宣宗命相一出於己。嘗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下落。抑或仍舊。上疑左右黨蕭。乃詔翰林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爲京兆尹。囚徒逸獄。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宣宗以崔罕郢併敗官。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之。便令赴任。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尙有羨緡。却進。澳連書信兩上下考。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行能。其後撓於權勢而不行。宣宗時。韋澳爲尹。榜曰。禮部舊格。本無等第。京府解送。不當區分。今年所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爲定。更不分等第之限。詞科本以京兆等第爲梯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于邵知貢舉。依次放及第。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弊興。紛競既多。澳雖憤澆弊而革之。然人亦惜其故事之廢。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密記之。後自司勳員外郎爲陸州刺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爲懲否。叢曰。新制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上曰。賜紫。叢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臣紫。爲復別有進止。上遽曰。且賜緋。

上慎重名器。未嘗容易。服章之賜。一朝無濫邀者。于時李藩自司勳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裔綽自給。

事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沈垟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方賜紫苗恪自司勳員外郎除洛陽縣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手詔褒之曰有不當卿能駁還職業旣修朕何所慮



# 唐語林卷二

## 政事下

宣宗密召學士韋澳。屏左右謂澳曰。朕每與節度觀察刺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採訪撰次一書進來。澳卽采十道四藩志撰成。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後數日。薛宏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宏宗餞之。宏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卽處分語中事也。

宣宗獵城西。及渭水。見父老數十人于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攷秩已滿。百姓借畱詣府乞未替。來此祈佛。上歸于御辰。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諭歲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爲懷州刺史。人莫測也。君奭中謝上諭其事。

宣宗厚待詞學之臣。于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無所閒。惟于遷轉皆守常法。皇甫珪自吏部員外郎召入。改司勳計吏員。二十五箇月。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郎改司封。召入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

樂工羅程者。善彈琵琶。爲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于武宗。特恩自恣。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旣審上曉音律。尤自刻苦。往往令倚嬪御歌。必爲奇巧聲動上。由是得幸。程一日果以眦睚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符京兆他工輩。以程藝天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將作。遂旁設一虛坐。置琵琶于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上曰。汝輩何爲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惜程藝天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

以是爲恨。上曰：汝輩所惜羅程藝耳。我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

故事每罷左護軍由右出。罷右護軍由左出。蓋防微也。宣宗旣以法馭下。每罷去。輒令自本軍出。中外不能測。宣宗雖寬仁愛人。然刻于用法。嘗曰：犯朕法。雖我子弟亦不宥。內外由是畏懼。

優人祝漢貞者。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意。出口爲七字語。上有指顧。遽令摹詠。捷若夙構。尤爲帝所喜。上行幸。召漢貞前。抵掌笑談。頗言及外間事。上正色曰：我養汝輩供戲樂耳。敢干預朝政耶。遂疎之。後其子犯賊。上命杖殺。而徙漢貞于邊。

柳僕射仲郢任鹽鐵使。奉敕醫人劉集。宜與一場官。集醫行閭閻間。頗通中禁。遂有此命。仲郢手疏執奏曰：劉集之藝若精。可用爲翰林醫官。其次授州府醫博士。委務銅鹽。恐不可責其課最。又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臣未敢奉詔。宣宗御筆批。劉集與絹百匹。放東回數日。延英對曰：卿論劉集大好。

宣宗獵苑北。見樵者數人。因留與語。言涇陽百姓。因問邑宰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滯。有劫賊五六人。匿軍家。取來直不肯與。盡杖殺之。上還宮。以書其名帖于殿柱上。後二年。行言領海州。中謝。上曰：曾幸涇陽。否對在涇陽二年。上曰：賜金紫。再謝。上曰：卿知著紫來由否。行言奏不知。上顧左右。取殿柱帖子來宣示。

宣宗微疾。召醫工梁新對脈。〔原註〕禁中以診脈爲對脈。數日。自陳求官。不與。但每月別給錢三百緡。

高尙書少逸。爲陝州觀察使。有中使于石碇驛。怒餅餌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自言。上怒曰：高少逸已奏來。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也。遂謫配恭陵。復令過陝赴洛。



間人所難言。苟非忠愛。何以及此。

鄭光宣宗之舅。別墅吏頗恣橫。爲里中患。積歲征租不入。戶部侍郎韋澳。爲京兆尹。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欲寘于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爲京兆。是使臣理畿甸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爲蠹。得寬重典。則是朝廷之法。獨行于貧下。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再三干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且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爲懲戒。上曰。可也。爲鄭光所稅擾鄉。行法自近。澳自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宣宗京兆府有厭蠱獄。作符劾者。郭羣屬飛龍。三牒不可取。韋澳入奏之。上曰。郭羣屬飛龍。不錯否。翌日。內養押郭羣付府。

宣宗每行幸內庫。以紫衣金魚。朱衣銀魚。三二副隨駕。或半年或終年。不用一副。當時以得朱紫爲榮。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綯進。李遠爲杭州。上曰。我聞李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何以臨郡。對曰。詩人言不足有實也。仍薦廉察可任。乃許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更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韋澳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牀。

訖。亟屏之。乃問朕於敕使如何。澳曰：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手曰：總未依前怕他。在卿如何。計將安出。澳既不爲之備。率意對曰：謀之於外庭。卽恐有大和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者。委以計事。上曰：此乃末策。朕行之。初擢其小者。至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掛身。卽合爲一片矣。澳慙汗而退。

大中初。雲南朝貢。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有詔人錄詔報雲南。雲南詞不遜。詞云：一人有慶。方當萬國而來朝。四海爲家。豈計十人之有費。爾後納貢不時。境上騷擾。宣宗崩。命內臣告哀。行及其國。南詔王豐祐已死。子坦綽會龍繼立。號曰驃信。兇很悖慢。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賜弔問。詔書又賜故王。於是待使者禮薄。旋又累犯封疆。掠越巂。朝廷以驃信名近廟諱。復無使朝貢。不告國喪。遂絕册立。弔祭使杜悰再入輔。議曰：雲南向化七十餘年。瀘水之陰。弓弛甲解。諸蠻納職如編。撫慰懷來。不勞籌策。悰二十年間。再領西蜀。近者費用多於往年。聚蓄不得盈實。今者雖起釁端。未深爲敵。宜化以禮誼。夷狄之君。立名犯上。難爲奏聞。下詔令其改更。縱未行典册。且發使弔祭。以恩信全其國禮。詔清平官已下。諭其君長。名犯廟諱。朝廷未可便行册命。驃信必遣使謝恩。易名獻貢。若不納使。臣入國城。卽遙陳祭禮。令使臣錄文并賻贈帛。以送驃信。具報清平官已下。乃命左司郎中孟穆爲雲南弔祭宣撫册命使。已報破越巂。攻叩峽關。使臣逗留數月不發。未幾悰出鎮鳳翔。議多異同。復言未可發使。乃詔西川令遣使示朝旨。爾後連陷城邑。徵兵討逐。朝貢遂絕。

宣宗時。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州節度。刑部侍郎畢誠爲邠寧節度。大理卿裴識爲涇原節度。發日臨軒戒敕。

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觀察使鄭薰。湖南都將石再順。逐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宣宗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溫璋爲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爲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爲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韋宙爲江西觀察使。以鄰道兵送赴任。諸州皆平。

令狐公綯。文公楚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澤。先是宣宗詔諸州刺史。秩滿不得徑赴別郡。須歸朝奏對。後許之。任綯以隨房鄰地。除一故舊。徑令赴州。上覽謝上表。因問綯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比近換守庶幾。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郡守因循。故令至京師。親問其施設優劣。將行黜陟。此令已行。而復變之。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留意郡守。凡選尤難其人。案此下有脫文。

宣宗在位逾一紀。憂勤無怠。天下雖小康。而間水旱。又宣洪潭青廣等數郡軍亂。蓋將帥失於統御。而不自安輯。時稱小太宗。

大中已後。宰相堂判無及路巖者。杜尙書惛。惛之弟守泗州。爲龐勛所圍。以孤城自全。高錫望守滁州。嬰城固拒而死。巖判崔雍狀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惛孤壘獲全。尋加異獎。

王尙書式。僕射起之子。見重於武宗。嘗自薦於上。稱有文武才。式有武幹。善用兵。旣平浙東。徐州溫璋失守。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駐軍境外而緩進。徐州將士自王智興後。驕

橫難制。其銀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衛。皆露刃坐於兩廊夾幕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相和。節度多懼怯。聞亂則後門逃去。如是且久。聞式至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袂衣坐胡牀受參。乃問其悖慢之罪。命盡斬於帳前。既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斬之。數日。銀刀都數千人殆盡。徐州軍十平居。自恃吞噉。及式衣襖子半臂。曳履危坐。拱手栗縮就死。無一人敢拒者。其後親戚相訝。不能自知焉。式既視事。餘黨並遠配。郡中小安矣。式初爲京兆少尹。多從前訶者。令遠時或避之。他適京城。號爲鄧子。性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欄街鋪設祠樂者。遲明未已。式過之。駐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獻於馬前。曰。主人多福。感達官來。顧酒味稍美。敢進壽觴。式取而飲之。行百餘步。復回曰。向之酒甚惡。可更一盃。復據鞍引滿而去。其放率如此。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曰。今律杖笞背。奈何。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闕求之未得。乃自職之。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園葵。況臨萬乘。而販蔬鬻菜。上從之不行。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皆焚之。示不復御用。

姚開府凡三爲相。皆兼兵部。軍鎮道里與騎卒之數。皆能關計之。

郭尙書元振。始爲梓州射洪尉。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爲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數卷。后令問其資財所在。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大足年間。遷涼州都督。元振風神偉壯。善於撫禦。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諸蕃聞風請朝獻。唐興以來。善爲涼州者。郭居其最。

蘇頌神龍中給事中兼宏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凡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頌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賢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頌過其父也。後罷政。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元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頌喪。出愴然曰。蘇頌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爲申州刺史。元宗深德之。太平旣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元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令會于行。所謂曰。卿頗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藏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上大悅。與之偕爲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元宗歡甚。樂則割鮮。閒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事。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元宗心益開。聽之亶亶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敘。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元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李當尙書鎮南梁。境內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爲非。前牧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閭巷苦之。當嚴明有斷。處分寬縱。篋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藉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勉旃。邊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焉。

崔珏二子凶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荊州三害。不免行刑也。

黎園弟子有胡鶚。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禁中。元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鶚在側。指曰。就卿乞得此否。隱甫奏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出。元宗遽曰。朕與卿戲。遂令曳出。纔至門外。杖殺之。俄而復赦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爲鞭算。嘗言居取安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穩健。不務毛色。

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踴貴。畫圖爲人持米一斗。貨錢一千。以懸於市。揚州留後徐粲杖殺之。

李惠登自軍吏爲隨州刺史。自言吾二名。惟識惠字。不識登字。爲政清淨無迹。不求人知。兵革之後。闔境大化。

武相元衡遇害。朝臣震恐。多有上疏請不窮究。獨尙書左丞許孟容。奏當罪京兆尹。誅金吾鋪官。大索求賊。行行然有前輩風采。時京兆尹裴武問吏。吏曰。殺人者未嘗得脫。數日。果擒張晏輩。王忱爲整屋鎮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死。又曰。我死則脫。爾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非此。臂可折。約不可改也。由是秋毫無犯。李建爲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吾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緊縣。旣罷。復集。使尉望縣。旣罷。又集。使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旣登第。遂食祿。旣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滯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議者是之。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問曰：爲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尙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鈴辟邪。雖逢相識，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杜淹國初爲掾吏，嘗業詩。文皇勘定內難，詠鬪雞寄意。曰：寒食東郊道，飛翔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文皇覽之，嘉歎數四，遽擢用之。

王勃凡欲作文，先令磨墨數升，飲酒數盃，以被覆面而寢。既寤，援筆而成，文不加點。時人謂爲腹藁也。

略賓王年方弱冠，時徐敬業據揚州而反，賓王陷於賊庭。其時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每與朝廷文字，極數僞周。天后覽之，至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見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悅。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蓋有遺才之恨。徐敬業十餘歲時，射必溢鏑，走馬若飛。英公每見之，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也。

蘇頌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患無燈燭，嘗於馬廐竈中，吹火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蘇頌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元宗覽之，嘉賞，遂以御花親插頌巾上。元宗初卽位，銳意政理，好觀書，留心起居注。選當時名儒執筆，其稱職者，雖十數年不去。多則遷名曹郎兼之。自先天初至天寶十二載冬季，成七百卷內起居注爲多。

開元二年春，上幸寧王第，敍家人禮樂奏。前後酒食霑賚，上不自專，皆令稟於寧王。上曰：大哥好作主人。

阿瞞但謹爲上客。（原註）上禁中常自稱阿瞞。明日寧王與岐薛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記敘其事。四季朱印聯案。此文有脫誤。牒送史館。附依外史上。以八分爲答。詔謝而許之。至天寶十二載冬。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軸。用彫檀軸。紫龍鳳綾標。寧王每請百部。納于史館。上命宴侍臣以寵之。上寶惜此書。令別起閣貯之。及祿山陷長安。用嚴高計。（原註）祿山謀主嚴莊、高尚等。未升宮殿。先以火千炬焚是閣。故元宗實錄百不敘其三四。以是人間傳記尤衆。李白名播海內。元宗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嘗製樂府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犯闕時。太白犯月。皆謂之不凡耳。

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滎陽鄭虔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虔茫然曰：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拜職。虔天寶初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藁。草上書告虔。私修國史。虔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藁。旣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爲廣文館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爲會粹。取爾雅序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卽此也。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類例。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等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垆、燕公子也。觀至所撰。謂弟垆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汝事。而妄爲升降。垆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至書初成。以呈韋公。以爲可行也。及聞垆言恐懼。將追改之。韋曰：文士奮筆。將爲千載之法。奈



何以一言自動搖。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改。

長安菩薩寺僧宏道。天寶末。見王右丞爲賊所囚於經藏院。與左丞裴迪密往還。裴說賊會宴於太極西內。王聞之泣下。爲詩二絕。書經卷麻紙之後。宏道藏之。相傳數世。其詞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又云。安得捨塵網。拂衣辭世喧。翛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皇后。將葬。尙父汾陽王子儀在邠州。其子尙主欲致祭。遍問諸吏。皆云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子儀曰。此事須柳侍御裁之。時殿中侍御史柳弁字伯存。掌書記。奉使在邠。卽急召之。旣至。子儀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殿中初亦封如諸人。旣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姻戚。今自令公始。亦謂得宜。子儀曰。正合某本意。殿中草祭文。其官銜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具官某。其文并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子儀大稱之。

德宗暮秋獵于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爲承旨。以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天下。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爲學士。獨不署名。別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元宗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吉甫不協。

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說率爾成章。不知江左嘗有人於紙尾寄洞庭霜三百顆。

韓晉公治左氏。爲浙江東西道制節。屬淮寧叛亂。發戎遣饋。案籍駢雜。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氏通例。

一卷刻石金陵府學

憲宗問宰相曰。天子讀何書卽好。權德輿對曰。尙書。哲王軌範。歷歷可見。上曰。尙書曾讀。又問。鄭餘慶曰。老子列子如何。奏曰。老子述無爲之化。若使資聖覽爲理國之樞要。卽未若貞觀政要。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欲還進。使記室作表。皆不愜。乃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載。寰海旣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諸鎮。幾至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儒生作相。竟爲章武佐命。

楊京兆兄弟皆能文。爲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劉禹錫云。案此下至芍藥和物之名也。一條多稱劉禹錫云。或聯書。或另條。蓋采自韋絢劉公嘉話。而中

多訛脫。文義難通。今本劉公嘉話非完書。無可參校。姑仍其舊。與柳八韓七詣施士匄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帖。所以言陟彼帖兮。言無可估也。以帖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因言累恩者復思也。今之板障屏牆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將見至此。復思其所對。去就避忌也。魏大闕樓觀也。人臣將入至此。則思其遺闕。桓楹者卽今之華表也。桓華聲訛。因呼爲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狀也。又說古碑有孔。今野外見碑有孔。古者於此孔中穿棺。以下於墓中耳。又說甘棠之詩。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能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得見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

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鄭不注。劉禹錫曰。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常疑之。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注云。卽今賣錫者所吹。六經惟此中有錫字。吾緣明日重陽。押一餅字。續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餅字。不敢爲之。嘗訝杜員外巨額折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云。卿旣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韋絢曰。司馬牆何也。曰。今唯陵寢繞垣。卽呼爲司馬牆。而毬場是也。不呼之何也。劉禹錫曰。恐是陵寢。卽呼臣下避之。詩曰。我思肥泉者。源同而分之曰肥也。言我今衛女嫁于曹。如肥泉之分也。魏文帝詩云。畫舸覆堤。卽今淮浙間。艫船篷子上。帷幕耳。唐書盧藩傳言之。案唐書無盧藩傳。韋絢唐人。亦無引唐書之理。疑有脫誤。船子著油。案此下原闕一字。比惑之。見魏詩方悟。又曰。旄邱者。上側下高曰旄。邱言君臣相背也。鄭注云。旄當爲整。又言整未詳。何也。郭璞山海經序曰。人不得耳。聞眼不見爲無。案今本山海經序無此二語。據文義亦有脫誤。非也。是自不知不見耳。夏蟲疑冰之類是矣。仲尼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韋編三絕。所以明未會者。多於解也。有楊何者。有禮學。以廷評來夔州。轉雲安鹽官。因過劉禹錫與之。案此下原闕二字。何云。仲尼合葬於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開墓合葬於防。防隧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謂之地名。則未開墓而已。潸然何也。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迭之。今唯言乙夜。或子夜何也。未詳。劉禹錫曰。茱萸二字。經二詩人用。亦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徧插茱萸少一人。最優也。劉禹錫曰。牛丞相奇章公。初爲詩。務奇特之語。至有地瘦草叢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氣色沮。憑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楊茂卿云。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此詩題云。過華山下作。而用蓮蓬之菡萏。極的。

當而暗靜矣。劉禹錫曰：石季龍挾彈殺人，其兄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鞭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卽非異器矣。又曰：爲文自鬪異一對不得，予嘗爲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於桂林也，樞過渚宮，予時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醑，以申門吏之禮，爲一祭文云：事吳之心雖云已矣，報智之志豈可徒然。報智人或用之，事吳自思得者，柳八駿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殮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柳曰：韓碑兼有冒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劉禹錫曰：韓碑柳雅，予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尙書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都不覺。又詩落句言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所以言十二載者，因以記淮西平之年。段相文昌重爲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宏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欒書將中軍欒黶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又曰：薛伯鼻修史爲愬傳，收蔡州徑入爲能。禹錫曰：我則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得李祐釋縛委心用之爲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劉禹錫曰：春秋稱趙盾以八百乘，凡帥能曰以，由也。由趙盾也。又曰：王莽以羲和爲官名，如今之司天臺，本屬太史氏，故春秋史魚史蘇史壘，皆知陰陽術數也。南都賦言春茆夏韭，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茆鳥卵非也，且皆言菜也。何卯忽無言。案此句疑有脫誤。方書中勞薪亦有勞水者，揚之使水力弱，亦勞也，亦用筆心，筆亦心勞也。與薪勞之理，皆藥家之妙用。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鄉曲之表也。藻別人物，知其鄉中賢愚出處，晉重之。至東晉，吏部侍郎裴楷乃請改爲九品法，卽今之上中下分爲九品官也。

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尙存。

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滂滉漾。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礮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迄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爲先主効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征蜀過此。曰。此常山蛇陣。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者地名。其蛇兩頭出於常山。其陣適類其蛇之兩頭。故名之也。溫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陸法和嘗征蜀。及上白城帝。插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亮鏃。旣掘之。得箭鏃一斛。或曰。當法和至此時。去諸葛亮猶近。應有人向說。故法和掘之耳。法和雖是異人。必未知諸葛亮箭鏃在此也。

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也。曰。取其甲生。啖一也。葉舒者。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斷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博哉。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禹錫曰。芍藥和物之名也。此藥之性能調和物。或音著略。語訛也。絢時獻賦。用此芍藥字。以煙兮霧兮氣兮。讒兮言四物調和爲雲也。公曰。甚善。因以解之。

白居易長慶二年。以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替嚴員外休復。休復有時名。居易喜爲之代。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李穰。皆文學士。悉生平舊友。日以詩酒寄興。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於應對。善歌舞。從元稹鎮會稽。參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詩來往。居易在杭。始築堤捍錢塘潮。鍾聚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

其汲在蘇作詩。有使君全未厭錢塘之句。及罷。俸錢多留守庫。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復填。如是五十餘年。及黃巢至。郡文籍多焚燒。其俸遂亡。

張宏靖十二世掌書命。至丞相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當時稱其能。與張氏說家門。巨源在元和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所致。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宗閔下。時以爲得人。然終不顯。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試者。宗此五人。伯仲以史學繼業。藏書最多。蘇少常景鳳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望爲後來所重。景鳳登第。與堂兄特並。時世以爲美。

呂衡州溫祖延之父。涓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後嗣。做文學之荒墜。

裴晉公自爲誌銘。曰。裴子爲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爲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修。此二銘詞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爲銘。顏魯公在蔡州。知必禍及。自爲誌銘。置左右。

文宗皇帝曾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幾。天下仰望。文宗不悅。覃出。復示李宗閔。歎伏不已。一句一拜。受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文宗尚賢樂善。罕比。每宰臣學士論政。必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多以文進。上每視事後。卽閱羣書。至亂世之君。則必扼腕嗟嘆。讀堯舜禹湯事。卽灌手歛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卽何以爲君。試進士。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試覽之。終日忘倦。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宮人已下。侍茶湯飲饌。李訓講周易。頗叶上意。時方盛夏。遂取犀如意賜訓。上曰：與卿爲譚柄。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元珠賦。謂之元祖。水部員外郎賈嵩說云：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尤清峻。嘗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學士中有薦人姓名者。〔原註〕當時詩人李廓馳名爲涇原從事。宰相楊嗣復曰：今之能詩。無若賓客分司劉禹錫。上無言。李珣奏曰：當今起置詩學士。名稍不嘉。況詩人多窮薄之士。昧於識理。今翰林學士皆有文詞。陛下得以覽古今作者。可怡悅其間。有疑顧問學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許康佐爲侍講。天下謂陛下好古宗儒。敦揚朴厚。臣聞憲宗爲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搗章繪句。聲牙颯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輕薄小人。競爲嘲詠之詞。屬意於雲山草木。亦不謂之開成體乎。玷黜皇化。實非小事。

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又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懼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孔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爲

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婉章有所未一。其後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爲證。正與商議同。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分命之優劣。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性若狂易。李衛公鎮浙西。以南朝舊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送至府。瓦官寺衆白守亮曰。大夫取解易僧。汝常時好說易。可往否。守亮請行。衆戒曰。大。夫英俊嚴重。非造次可至。汝當慎之。守亮既至。衛公初見未之敬。及與言論。分條析理。出沒幽蹟。公凡欲質疑。亮已演其意。公大驚。不覺前席。命於甘露寺設官舍。自於府中設講席。命從事已下。皆橫經聽之。逾年方畢。既而請再講。講將半。亟請歸甘露。既至。命浴浴畢。整巾屢遣白公云。大期今至。不及回辭。言訖而終。公聞驚異。明日率賓客至寺致祭。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香。公於龕前焚之。其煙如弦。穿屋而上。觀者悲敬。公自草祭文。謂舉世之官爵俸祿。皆加於亮。亮盡受之。可以無愧。

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有才學。時中使齋詔書。賜德裕。德裕謂曰。子爲我草表。能立構否。三復曰。文貴中不貴速。得德裕以爲然。三復又請曰。中外皆傳公文。請得以文集觀之。德裕出數軸。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尤喜之。遣詣京師。果登第。其子鄴。後爲丞相。上表雪德裕冤。歸櫬洛中。

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守廬陵。嘗遊山寺。讀一碑。二字不過。曰此碑無用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二字遍問人。果無知者。連典江南數郡。皆有名山。九江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前進士許棠寄詩云。十年三領郡。領郡管仙山。廬陵時爲人妄訴。逾年方辨。乃退居于襄陽。溫博士庭筠。



亦謫隨縣尉。節度使徐太師留在幕府。與成式尤相善。嘗送墨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事者凡幾函。成式子安節娶庭筠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樂府新錄傳於世。

令狐綯自吳興除司勳郎中。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前。賜坐。問卿從江外來。彼中眈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賢佐。邇來朝廷皆未覩其忠。綯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方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誥命。向來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賜綯。有小案置御牀。有書兩卷。謂綯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觀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尙書禹謨。復問曰。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綯跪於御前誦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綯奏曰。先臣每言金鏡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之姿。無以探其盡奧。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見卿詞學。顧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當時近臣恩澤無比。居歲餘。遂遷宰相。

宣宗因重陽便殿大合樂。錫宴羣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款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謩詩最佳。其聯云。四方無事去。宸豫杪秋來。八水寒光動。千山霧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蹈舞謝。

宣宗嗜書。嘗構一殿。每退朝。必獨坐內觀書。或至夜中。燭燧委。禁中謂上爲老儒生。大中十二年。以左諫

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爲郾王已下侍讀。時郾王居十六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充夔。士已下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懿宗卽位。遂停勳。

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其間有名聲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潯。具麻。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鈴。宋耘。沈駕。周繫。以詞翰顯。賈島。平曾。李洵。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傳。張維。皇甫川。郭鄴。劉庭輝。以古風著。雖然皆不中科。

陸翹爲詩有情思。其閒居卽事云。衰柳迷隋苑。衡門啼暮鴉。茅廚煙不動。書牖日空斜。悔下東山石。貧於南阮家。沈憂損神慮。萱草自開花。宴趙氏北樓云。殷勤趙公子。良夜竟相畱。朗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爲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題鸚鵡。早鶯柳絮燕子。皆傳於時。登第累年無辟召。一遊東諸侯。得錢僅百萬。而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才藝。勤於讀史。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子弟好讀史者無及。昭宗時爲相。

李郢有詩多。鄭尙書顥門生也。居杭州不務進取。終案此下原闕一字。下郎官初赴舉。聞鄰女有容。求娶之。遇有爭娶者。女家無以爲辭。乃曰。備錢百萬。先至者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至。女家無以爲辭。復曰。請各賦一詩。以爲優劣。郢乃得之。登第回江南。駐蘇州。遇故人守湖州。邀同行。郢辭以決意春歸爲妻。作生日。故人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歸代意。郢爲寄內詩曰。謝家生日好風煙。柳暖花春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鴛鴦交頸期千歲。琴瑟諧和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窻紅淚冷涓涓。兄子咸通初守杭州。郢至宿虛白堂云。缺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曙不得睡。二十

五聲秋點長。

馬博士戴大中初爲太原李司空掌記。以正直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故府。而動天下之議。行道興詠。寄情哀楚。凡數十篇。其方城懷古云。申胥枉向秦庭哭。靳尚終貽楚國羞。新春聞赦云。道在猜讒息。仁深疾苦除。堯聰能下聽。湯網本來疏。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有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注行李使人也。遠行結束。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按舊文使字作李。傳寫之誤。作李焉。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呼者。非也。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按玉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爲鱓音。或作角。角亦音祿。魏子祕記。漢紀不書鱓。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李匡又云。角里當東方何者。按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爲灞上。儒生灞。旣在京師之東。則角里爲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直宜作鱓。爾然鱓字亦作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用。驛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畱心爲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點畫有分別。又不知角鱓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大夫鬻爪實于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旣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祿中。祿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齟齬聲。綠是舌頭之聲。注復云。角中謂棺內四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同。陸氏釋文孔氏疏。不能窮其聲義。亦但云綠當爲角。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當作祿音。

月令。今人依陸德明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非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

兩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呂紀采於周書。非戴禮取於呂紀明矣。

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今人皆以爲韓文公所說。非也。又傷人乎。不問馬。今亦云韓文公讀不爲否。言大德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畜賤所以後問。然不字上豈更要助詞。其亦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按陸氏釋文亦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其不爲否。其來尙矣。誠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旣不傷人。然後乃問馬。其文別爲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稷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卽爲某字。發上聲變爲某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指一隅。至如亡字母字。並是正無字。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毋字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別。亡從一點一畫一丨。〔原註〕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亡。亾失之亾中有人。毋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原註〕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之母。皆呼爲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无二字。〔原註〕上無下旣。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尙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之人姓名。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旣存元注。例皆引據。李氏續之。雅誼慙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被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

注解甚多。匡父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而比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直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有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古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一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膾胎鰕。因注云。詩曰。魚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鼈爲魚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苓之巢龜。繪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搴。注云。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繪耶。況此篇全說役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旣改寒爲搴。下句亦宜改繪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魚搴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仍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若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有翻翻對恍惚。則獨改翻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舊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却犯國諱。豈惟矛盾也。

衡山五峰曰。紫蓋雲。密祝融天柱石。廩下人多文詞。至於樵夫。往往能言詩。嘗有廣州幕府夜聞舟中吟曰。野鵲灘西一棹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憎迴鴈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問之乃其所作也。

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爲友。華作賦云。星鎚電交於萬緒。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梯成山。攢杵爲林。穎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平子土崩矣。幼幾曰。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景入於朱戶。騰祥靈於黯靄。映旭日之葱龍。華曰。某所自得。惟括萬象以爲尊。特巍巍於上京。分命徵般石之匠。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間。

鄭案此下原闕二字。云張燕公文逸而學奧。蘇許公文似古。學少簡而密。張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

城郡君云。薜華前落。藁瘞城隅。天使馬悲。啓滕公之室。人看鶴舞。閉王母之墳。亦其比也。公又云。張巧于

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待宴詩云。甘露垂天酒。芝盤捧御書。含丹同蠖蛭。灰骨慕蟾蜍。上親解紫拂。荇帶

以賜焉。蘇嘗夢書壁云。元老見逐。讒人孔多。旣誅羣兇。方宣大化。後十三年。視草禁中。拜劉幽求左僕射

制。上親授其意。及進本。上自益前四句。乃夢中之詞也。又聞杜工部詩。如爽鶻摩霄。駿馬絕地。其八哀詩。

詩人比之大謝。擬魏太子鄴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詩曰。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

太宗。色映塞外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或曰。百川赴巨海。衆星拱北辰。所謂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再生。吾

當出劉曹二謝上。杜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書。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

杜曰。爾但言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卽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聞

更有太宗拳。毛驕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也。其自得如此。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虞公爲祕監。於省後堂集羣書。可爲

文章用者。號爲北堂書鈔。後北堂猶存。而書鈔盛行於世。

褚遂良爲太宗哀冊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

沈佺期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人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後柳常侍沖亦明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耆舊。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懼見嫉於時。隱其名氏云。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有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於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少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榜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皮對曰。侍郎不可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官至太常博士。居蘇州。與陸龜蒙爲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巢時遇害。其子仕錢鏐。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間。輞川別業。山水勝絕。清源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李嘉祐詩也。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續之。

李華作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後以失節賊庭。故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魯山極筆於權著作。蓋心所愧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大曆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句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裴蒞。講

禮章庭珪薛伯高徐潤並通經其餘地里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歷算則董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楚僧靈一律行高潔而能爲詩吳僧皎然一名晝一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遣使取其遺文中世文僧二人首出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其風韻

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畫爲圖障又有云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天下亦唱爲歌曲

沈旣濟撰枕中記韓愈撰毛穎傳不下史篇良史才也張登爲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蹙金之狀中世有造謗辭而著者(原註)雞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者(原註)李公佐南柯太守傳有妓樂而工篇什者(原註)蜀妓薛壽有家僮而善著章句者(原註)郭氏奴不記名皆事之異也

進士爲時所尙久矣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者爲聞人爭名常切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輩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考而升之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謂之拔解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羣居而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問謂之往還旣捷列其姓名慈恩寺謂之題名會醜爲樂於曲江亭謂之曲江宴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罷耗飛書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習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其風俗繫於先進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



常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脩有焉。自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士子所訴。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則有袁成。用劉長卿。分爲棚頭。是時常重東府西監。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以廣文登第。自後乃羣奔於京兆矣。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不協。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怒。欲廢進士科。後獨流南史而止。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蓋因緋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元和已後。文筆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尙黨。大歷之風尙浮。貞元之風尙蕩。元和之風尙怪也。建中初。金吾將軍裘冀曰。若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

熊執易通易。建中四年。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析。聲動場中。一舉而捷。



# 唐語林卷三

方正

狄梁公仁傑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修供頓。并州長史李元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雷風。欲別開路。仁傑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敢害而欲避之。元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歎曰。可謂真丈夫也。後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其風俗歲時。尚淫祀。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廟。吳人所憚。仁傑先檄書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妄受性牢之薦。然後焚之。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因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耳。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爲言。元方曰。不爾。是欺之也。

裴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元宗謂宰相曰。裴光庭性惡惡。如扇驅蚊蚋焉。

宋璟爲廣府都督。元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元宗。上嗟歎良久。拜刑部尚書。

代宗惑釋氏業。報輕重之說。政事多託於宰相。而元載專權亂國。事以貨成。及常袞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黜伯。於是京師語曰。常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於衆中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爲鼠輩養資。豈所以裨政耶。由是爲

持權者所忌。建中初，祐甫執政，中外大悅。

郭尙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虞候縱橫之狀，公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客歎息數四，以其事告客曰：「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嬭兒，非奴才而何？」中書侍郎張鎬爲河南節度使，鎮陳留。後兼統江淮諸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鎬起自布衣，一二年登宰相，正身特立，不爲苟媚。閹宦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爲閹豎所嫉，稱其無經略才，徵入，改爲荊府長史。未幾，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相里造爲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稱詔集百僚，有所評議，凌轢在位。宰相元載以下，唯唯而已。造抗言酬對，無降屈之色。朝廷壯之。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祐甫每見執政問事，未曾屈舍人岑參掌誥，屢稱疾，不入宿直。人雖憚而不敢發。崔獨入見，以舍人移疾，旣多有同離局。袞曰：「此子羸病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舍人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旣居此，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也。由是心銜之。及德宗在諒闇中，袞矯制除崔爲河南少尹，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袞謫于嶺外。

李惇爲淄青節度判官，其使尙衡弟頗干政，惇屢言之。衡曰：「兄弟孤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旣愛之，當訓以道，何使其縱恣？」衡家又好禱，車輿出入，人吏苦之。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有所問，惇曰：「惇前後獻愚直，大夫不用，今復何問？」衡曰：「吾子好爲詆訐。」惇曰：「忠言詆訐，久居何益？請從此辭。」遂趨出。衡怒，不使追之。

裴藻者，延齡之子，應鴻辭舉，延齡于吏部候消息。時苗給事及杜黃門同時爲吏部知銓，將出門，延齡接

見探偵二侍郎口氣延齡乃念藻賦頭曰是冲仙人黃門顧苗給事曰記有此否苗曰恰似無延齡仰頭大呼曰不得不得敕下果無名藻者劉禹錫曰當延齡用事之時不預實難也非杜黃門誰能拒之韓太保臯爲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陳必于紫宸殿對百寮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于此不盡可來延英訪及大政多所匡益或謂臯曰自乾元已來羣臣啓事皆詣延英得盡公何獨于外庭對衆官以陳之無乃失于慎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剛植柔惟在于公何故不當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肅宗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延英後來得對者多私自希寵干求相位奈何以此爲望哉

高平徐宏毅爲知彈侍御史創置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門檢朝官之失儀者到臺司舉而罰焉有公卿大僚令問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細事宏毅報曰爲我謝公卿所以然不以惡其無禮于其君案此下有脫文

代宗時久旱京兆尹黎幹于朱雀門街造龍召城中巫覡舞雩幹與巫覡史起舞觀者駭笑經月不雨幹又請禱于文宣王上聞之曰臣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罷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及是大霑百官入賀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爲相奏顏魯公往宣諭而謂顏曰十三丈此行自聖意顏曰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是某舐之忍以垂死之年餌虎口杞聞之踣焉盧卽是御史中丞奕之子

裴解爲陝府錄事參軍李沂公勉除長史充觀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別召裴錄事與之語公曰少頃有讜便請隨判官同赴凡三召不至公怒明日召灑讓之曰久聞公名故超禮分相召何忽而不至灑曰必

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宴。汧公曰。吾過矣。遂請入幕。澥之子充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輩皆上中考。充訴于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本設考課爲獎勵。有勞則書。豈繫于官秩。若一以官上下爲優劣。則卿當上上考。少卿上中考。丞中上考。主簿中考。協律下考。某等當受杖矣。卿笑且慙。遂特書上。澥後累遷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因焚書從軍。遼東有功。累官至右散騎常侍。致仕。萬福爲人慷慨。嫉險佞。雖妻子未嘗敢輒干。嘗徑造延英門。賀諫官陽城。雪陸贄冤。時人稱之。仕宦七十年。未嘗病一日。雖不識字。爲九郡皆有惠愛。

順宗寢疾。韋執誼王叔文等竊弄權柄。憲宗在東宮。執誼懼之。遂令給事中陸贄侍讀。潛伺上意。因解之。及質發言。上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讀。何得言他。性懼而出。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爲饒州刺史。先是郡城已連失四牧。故府廢者七稔。公蒞任後。命啓鑰而居之。郡吏以有怪。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在人。

李忠公之爲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牀。吏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當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敢徹而焚之。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畝。議者稱焉。

裴先德。埴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而至。埴給郵甚厚。從容款狎。乘間求京府判司。埴曰。公誠佳士。

也。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墮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卻得其執守如此。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于市中杖殺之。及因入對，憲宗正色詰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典法，不獨試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遇張于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卻之不從。他日張言于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仲郢小字也。公綽爲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徵其出妓者。公綽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可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韓愈病將卒，召羣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文宗時，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襲父帥潞，少年明俊，自謂河朔近無倫比。公卿輻湊其門，廣納金帛于權倖，名譽甚著，求帶平章事，人多許之。而憚宰相李固言欲觀其意，遇休暇，謁于私第，遂言其情。固言曰：「僕射先君以天平功書于簡冊，及鎮上黨，近二十年，但聚斂貨財，雄壯軍旅，不發一卒戍邊，未嘗修朝覲之

禮及卽世後。僕射從三軍之情。擅領戎務。坐邀爵秩。朝廷以僕射先君勳績。不絕賞延。當領偏師。輸忠滄景。遂不行典憲。將何以上報國恩。旣不能效。田承嗣張茂昭王承元攜家赴闕。永保祿位。則請邊陲一鎮。拓境復疆。朝廷豈不以衰職命賞。區區求之一何容易。從諫矍然失色。再拜趨出。從諫厚結倖臣。竟加同平章事。宰相餞于郵亭。李公曰。相公少年。勉報國恩。幸保家。勿歿後嗣。從諫以笏叩額下淚。至鎮謂將校曰。昨者朝覲。遍觀德望。唯李公峻直貞明。凜凜可懼。眞社稷之臣也。

唐尙書特。太和六年。尉渭南爲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相悰時爲京兆尹。將託親知間等第。〔原註〕時重十人內爲等第。召公從容兼命茶酒。及語舉人。則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前後莫比。

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忽中夜。有內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覓。簾幕重蔽。見二中尉對燭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有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實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中尉默然無以爲對。良久。啓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于殿上。二人趨階而數文宗過惡。上惟俛首。又曰。不爲此拗木枕。錯失不合。更在坐矣。仍戒慎由曰。事泄卽汝也。于是二中尉自執炬送慎由出殿門。復令中使送至院。拗木枕者。俗談強項也。慎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滕其事。付其子垂休。遂切于剿絕宦官者由此。

李相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謁石于私第。故事百寮將至宰相宅。前驅不復呵。元賞下馬。石未之知。方



在廳若與人訴競者。元賞問焉。云軍中軍將。元賞排闥進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注。撫蠻夷和陰陽。安百姓。叶衆心。無敢乖謬。升絀賢不肖。賞功罰罪。皆公之職。安有軍中一將而敢如此哉。夫貴賤失序。綱紀之紊。常必由之。苟朝廷如此。猶望相公整頓頽壞。豈有出自相公者。卽疾趨而去。顧左右曰。無禮。軍將可擒于馬下橋。祇候元賞。比至則袒臂踣之矣。中尉仇士良有威權。其輩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賞不答。卽命杖殺之。士良大怒。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敢必杖殺軍中大將可乎。元賞卽具言無禮狀。且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旣可無禮于此。此獨不可以無禮于彼乎。國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某已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其理直。命左右取酒飲之。而罷。石從子庾少擢進士第。石之力也。累拜監察御史。在東都。崔相鉉鎮淮南。到洛累日不拜筵。庾封其節將奏之。時人稱焉。

武宗數幸教坊作樂。優倡雜進。酒酣作技。諧謔如民間宴席。上甚悅。諫官奏疏。乃不復出。遂召優倡入。敕內人習之。宦者請令揚州選擇妓女。詔揚州監軍取解酒令妓女十人。進入。監軍得詔。詣節度使杜悰。請同于管內選擇。悰曰。監軍自承旨。悰不奉詔書。不可擅預椒房事。監軍怒奏之。宦者請並下悰。上曰。不可。藩方取妓女入宮掖。非禹湯所爲。斯極細事。豈宜詔大臣。杜悰累朝舊德。深得大體。真宰相也。及悰入相。中謝。上曰。昨詔淮南監軍選擇酒令妓女。欲因行幸。舉酒爲歡樂耳。音聲使奏。偶然下命。朕德化未被。而色荒外聞。賴卿不苟。苟且不然。天下將獻納取悅。朕何由得知。報卿忠讜。命卿作相。內懷自賀。如得魏徵。懿安郭太后旣崩。禮院檢討王崑。請耐景陵配饗憲宗廟。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崑詰其事。崑曰。郭太

后是憲宗元妃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爲婦。憲宗崩事出曖昧。母天下五朝。不可以疑似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皞聲色益壯。宰相將會食。周墀立敏中廳門以候。敏中語墀。正爲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問其事。皞益不屈。墀以手加皞額。賞其正直。翌日。皞貶句容縣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令孤絢爲山陵禮儀使。奏皞爲判官。皞又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鄭光宣宗舅。莊租不納。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尙在限內。來日卽不得矣。澳旣出。上連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白。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卻。頃刻而租足。案此事已見政事門。文有異同。今並存之。

李景讓夏侯孜。立朝有風采。景讓爲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待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柏。王覲不稱職。請移他官。孜爲右丞。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無聲績。談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爲鳳州刺史。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皆封泥之。懼其劾奏也。然終以強毅爲衆所忌。故事除大夫百日內。他人拜相。謂之辱臺。景讓未旬。蔣相伸先拜。景讓除西川節度。不踰年。致仕歸東都。

崔瑤知貢舉。以貴要自恃。不畏外議。榜出。率皆權豪子弟。其弟兄見之。輒曰。勿觀察吾眼。案此下有脫文。劉允章祖伯芻。父寬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爲己任。及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虬。皆其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爲其干撓。根蒂牢固。堅不可破。都尉于琮。方以恩澤主鹽鐵。爲纁極力。允章不應。纁竟不就試。比考帖。虬居其間。允章誦其詩。有簾外桃花曬熟紅。不知熟紅。

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對曰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頃之唱落衆莫不失色及出榜惑于浮說予奪不能塞時望允章自鄂渚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晦之辭弟紆爲諫官乃允章門生率同年送于坡下紆猶欲前行允章正色曰請違公不去故事門生無答拜者允章于是答拜同行皆愕然

懿宗迎佛骨自鳳翔至內禮儀盛于郊祀中出一道夾以連索不得輒有犯者車馬相接締以組繡緣路迎拜數十里不絕天子親幸安福樓以錦綵成橋骨至卽降樓禮訖然後迎入禁中置于安國寺宰相以下施財不可勝計百姓競爲浮圖以至失業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逢毀之無遺

封侍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詣羅邵輿云主司愛賦十九案此下有脫文官羅曰主司安邑任邵輿居宣平彼處愛賦無由得知

鄭少尹師薰知舉放榜日畢令到宅謝恩至蕭相公知舉放榜日並無人及門時論稱之主司放榜日于貢院見門生惟廣南鄭尙書及楊侍郎禮部故事每年主司中場多作風采鄭詹尹知舉第一李侍郎藩知舉落人極多唯許下杜相公帖日每去一人必吁嗟移時

太宗得鶴子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魏公乃藏于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話自古帝王逸豫微以爲諷上惜鶴子恐死而又素嚴憚微欲盡其言微語愈久鶴竟死懷中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于飛騎中選卒之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

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擊者。更不復蘇。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契。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李以定冊立武后勳。恃寵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圻以至于終。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武后反復。詞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回顧曰。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憶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安可拘以常調乎。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項羽。吳夫概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子胥。四廟存焉。案此事已見本門首條。文有詳略。今並存之。

李日知爲大理丞。武后方肆戮。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刑。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人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謂使者曰。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高祖卽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尙書李綱進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參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曠。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彌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也。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但爲殷鑒。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廟廊。固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慄。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諫曰。臣聞曲逆之事。漢祖謀疎楚之君臣。乃用

黃金七千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焉知不先謀疏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下迴思遷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沒爲忠鬼。孰與存爲諂人。如羅織之徒。卽是疎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爲俊臣所構。放于嶺表。俊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贈濟州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武三思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白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之。臣恐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柳渾以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陛下卽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今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先帝之意不可違。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克父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忍于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爲正者銜冤。將何以止姦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渾拜監察御史。〔原註〕太平御覽曰。

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察長拘謫。忿其疎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特奏爲左補闕。

韋仁約。彈右僕射許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

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憲司。于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鵬鸞鷹鷂。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卑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鞠之。義府懼洩。繫正義于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姦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辭不遜。貶葉州司戶。秩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畢喪而去。

李昭德在則天朝時。諛佞者必擢用。有人于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大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尙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役而功成就。除數囚人獄。遂罷。以持正廷諍爲皇甫文所構。案唐書李昭德傳。昭德爲邱悅鄧汪所構。與此異。與來俊臣同日棄市。國人歡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構。云結少年爲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勘之。以張說爲證。召大臣令元忠與

易之說等。定是非。說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張說與易之羅織。魏元忠耶。說叱曰。魏元忠爲宰相。而有委巷羅織之言。豈大臣所爲。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不知伊周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之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爲忠臣。陛下遣臣不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爲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冤魂耳。遂焚香爲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貴寵用事。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中。右衛西街有勝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爲御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卽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爭。事爲國家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始解。乃傳命令易之就獄。推問。斯須。特敕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卽私。法無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亂國經。吾負此恨久矣。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六郎。鄭杲曰。公何稱易之爲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慙而退。璟在則天朝。以頻論得失。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止。敕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

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謂。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環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且仲翔所犯，賊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敕臣，恐陛下有危臣之意。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環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環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環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以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環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環家有昏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環乘車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賊罪流于嶺南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爲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與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楚客等，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文宗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于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望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令授謩右補闕，敕舍人善爲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惟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崔顯有美名，李邕常欲一見，及顯至獻文，其首云：「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遂不接。』」

肅宗以王璵爲相，尙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嶺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誅求，金帛積載于後，輿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爲刺史，晨至驛門，扃戶不啓，震命壞鎖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籍其緡鉅萬，金寶堆積，悉列上。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籍錢代臣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



請死。朝廷慰獎之。

李汧公勅罷嶺南節度。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水中。

德宗在東宮。雅好楊崖州字。嘗令打李楷洛碑。釘壁以翫。及即位。徵拜。炎有崖谷。言論持正。對見必爲之加敬。歲餘不倦。及後以劉晏事。上不懌。盧杞揣知上意。因傾之。

許孟容爲給事中。宦者有以權幸相誘者。拒絕之。雖不大拜。亦不爲患。

韋相貫之爲右丞。僧廣宣造門曰。竊知閣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此言。命草奏。僧惶恐而出。朝廷每降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爲之贈。唯李納判官一無所受。深爲同輩所嫉。

### 雅量

狄梁公與婁師德同爲相。狄公排斥師德。非一日。則天問狄公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對曰。臣以文章直道進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則天久之曰。朕比不知卿。卿之遭遇。實師德之力。因命左右取筐篋。得十許通薦表。以賜梁公。梁公閱之。恐懼引咎。則天不責。出於外曰。吾不意爲婁公所涵。而婁公未嘗有矜色。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婁度在中書。印忽亡。失度命張筵。舉座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曰。印復得。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蓋諸胥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人服其臨事不撓。陽道州城未嘗有所蓄積。雖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可佳可愛。公輒喜授之。有陳蓐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

獲焉。

韓臯爲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之名。臯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初臯自貶。所量移錢塘。與李錡不協。後臯在鄂州。錡夢萬歲樓上掛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之。果移鎮浙右。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稱陳拾遺名。柳舍人環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陳字伯玉。近亦多以字行。

盧晉公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宏達皆此類。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也。已在外祇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卽與賞令去。又嘗觀鬪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好便賜汝。

文宗時。閣郎官有誤窺者。上覺之。班退。語宰相曰。適省郎班內第某人。忽斜盼視朕。何也。裴度對曰。省郎卑微。安得如此。欲與打著。上曰。此小事。不打了。

靖安李少師宗閔。不以威重自處。與賓客飲宴談笑。善飲酒。暑月臨池。以荷花爲杯。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筯刺之而飲。不盡再舉。旣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言歡。明前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夏侯孜在舉場有王生者。有時名。遇孜下第。偕遊京西。鳳翔節度使館之。從事有宴召焉。酒酣。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但得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後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河中。王生之子不知有隙。偶獲孜與其父生平書疏數紙。持以謁孜。孜問其所欲。一以予之。因召諸從事語其事。

鄭公嘗拜掃還。白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裝束。而竟不行。何有此消息。帝笑曰。當時有心。畏卿等噴。遂停耳。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自若。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卽至。乃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爲岱州刺史。將別。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拜州牧。叨據過分。人所疾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唾某面上者。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此自勉。庶不爲兄憂。師德曰。此適以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前人唾而拭。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而自乾。何若笑而受之。當武后時。竟保其寵祿。率是道也。

皇甫德參上書言。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尙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上書曰。可痛哭者三。可長歎者五。自古上書。率爲激切。不激切。則不能動人主之心。激切。則似謗訕。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

在陛下裁察。今苟責之。則於後誰敢言。乃賜絹二十四。命歸。

陸竟公爲同州刺史。有家僮不下馬。參軍責之。鞭其背見血。因謁曰。小吏犯公請去。竟公頷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原註〕當日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

袁儻之破袁晁。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拳棊。謂必生致闕下。儻曰。此惡百姓。何足以煩人。乃笞之遣去。

韋丹少在洛陽。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鼃。繫之橋柱。丹不忍。問曰。幾錢可贖。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鼃于水。徒步而歸。

任迪簡爲天德判官。軍中宴後。至當飲觥酒。吏誤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令醋發之。則死矣。乃強飲之。遂病吐血。軍中聞之。皆泣下。景略爲之省刑。景略卒。軍中請以爲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爲觀軍使。終易定節度使。

裴相垪嘗應宏詞。崔樞考之不第。及爲相。擢之爲禮部侍郎。笑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階。又笑曰。戲言也。

長慶初。趙相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服其健。右常侍郎孝奕笑曰。是僕爲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真。一納于掖庭。德宗卽位。召至別殿。告其父死。真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德宗

曰焉有聞親之喪責其哭踊遂扶出衆皆隕涕

### 識鑒

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文辭聲振京邑師旦考其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問無昌齡等名師旦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後生倣倣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爲長安尉坐賊解而公瑾亦無所成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同年上曰爾宜記所通書言之瓌子頰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張守珪陝州平陵人也自幽州入覲過本縣見令李元申桑梓之禮見陝尉李桎桎裴冕冕呼張公困厄中豈能相救至靈寶便奏充判官（案）唐書裴冕傳冕以王鉷奏充判官非張守珪與此異冕後至宰相代宗寬厚出於天性幼時元宗每坐于前熟視之謂武惠妃曰此兒有異相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涼州新曲開元中列上獻之上顧問寧王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柢橐籥於宮商也宮雜而少商徵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下僭君卑則畏下臣僭則犯上蓋形之于音律播之于歌詠見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亂之患莫不由此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祿山之亂華夏鼎沸所以知寧王知音之妙也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韓公嘗洗足韓公足下有黑子祿山竊窺之韓公顧而笑曰黑子是吾之

貴相。汝何窺之。祿山曰：賤人不幸，兩足皆有，亦似將軍者。色黑而加大，公奇之，約爲義兒，深加慰勉。王瑀爲太常卿，早起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後因閱樂而撻之，問曰：何得罪？曰：臥吹笛。又見康崑崙彈琵琶，云：琵琶聲多，琵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琵琶，自上而下謂之琵琶。

裴寬尙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敝，召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扑之，裴公益以爲奇，其人乃張建封也。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杞、陸贄、張宏靖、李藩，皆云並爲將相，既而盡然。又大司徒杜公見張宏靖曰：必爲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

潘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闈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旣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後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自別是有名卿相。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鑑，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久之，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連貴公卿。語丹曰：三命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由是竟如其言。

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鎮，唯嘗于東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公隨、皇甫崖、州、鍾皆爲宰相，張尙書、賈、段給事。

中仲衛大夫仲行。李常侍翺。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知名矣。

李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空曰。舉人悉不如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丞相弟爲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公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爲朝官。人問宗易之文于丞相。答曰。蓋代時人用以蓋代爲口實。相見論文。必曰。莫是樊三蓋代否。丞相之爲戶部侍郎也。常侍爲本司郎中。因會詩把侍郎唱歌。李終不唱而哂之。滿席大噱。

韓太保皐生曉音律。嘗觀客彈琴爲止息。乃歎曰。妙哉。嵇生之音也。爲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止息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主商。商爲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搖落。其歲之晏乎。此所以知魏之季慢也。其商絃與宮同。是臣奪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廣陵維揚也。散者流亡之謂也。楊者武后之姓。言楊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者也。晉難興。終止息於此。其音哀憤而噍殺。操者蹙而慍痛。永嘉之亂。其應此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且避晉禍。託之神鬼。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歟。

吳興僧畫一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於舟杼思作古體十數篇爲獻。韋皆不稱賞。畫一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吟諷大加歎賞。因語畫一云。幾致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一服其能鑒。

駱浚者。度支司書手也。嘗健羨一雜事典。題詩一絕於柏樹曰。幹聳一條青。玉直葉鋪千疊。綠雲低。爭如燕雀偏巢此。卻是鷓鴣不得栖。會度支使巡諸司。見此題。問左右云。浚所爲也。召與語可聽。曰。錢穀粗曉。

詞氣不卑。言語古壯。人品亦佳。越翌日以語巡官李吉甫。遂擢爲度支巡官。浚請兼巡覆官。自以微賤。不敢廁士大夫之列。月餘。九門內勾出數十萬貫。數月關右蒲潼京西京北三輔。勾四百萬。佐大門卻河陰斗門。案此處語義雖明。疑有脫誤。曹汴宿宋無水潦之患。後典名郡有令名。於春明門外築臺榭。食客皆名人。盧申州題詩云。地甃如拳石。溪橫似葉舟。卽駱氏池館也。

裴晉公爲相。布衣交友。受恩子弟。報恩獎引。不暫忘。大臣中有重德寡言者。忽曰。某與一二人皆受知裴公。白衣時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某仕宦所得已多。然晉公有異于初。不以輔佐相許。晉公聞之。笑曰。實負初心。乃問人曰。曾見靈芝珊瑚否。曰。此皆希世之寶。又曰。曾遊山水否。曰。名山數遊。唯廬山瀑布。狀如天漢。天下無之。晉公曰。圖畫尙可悅目。何況親觀。然靈芝珊瑚爲瑞爲寶可矣。用于廣廈。須杞梓樟楠。瀑布可以圖畫。而無濟于人。若以溉良田。激礮磴。其功莫若長河之水。某公德行文學。器度標準。爲大臣儀表。望之可敬。然長厚有餘。心無機術。傷于畏怯。剝割多疑。前古人民質樸。征賦未分。地不過數千里。官不過一百員。內無權倖。外絕姦詐。畫地爲獄。人不敢逃。以赭染衣。人不敢犯。雖已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爲匡濟。今天子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于前古。材非王佐。安敢許人。

李珣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南。養母以孝聞。舉明經。華州刺史李絳見而謂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地。一舉不第。應進士舉。許孟容爲禮部。擢上第。釋褐。署河陽府推官。書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邳縣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交辟。皆不就。



牛僧孺在武昌掌書記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稱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擢拜禮部員外郎改吏部李宗閔爲相擢知制誥改司勳員外郎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珣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天子屢欲以爲相鄭注以方術爲侍講學士李訓自流入內廷珣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訓誅徵爲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拜相上雖切於求理終優游不斷同列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立者進用珣與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多異同卒無成效但寄之頰舌而已文宗將崩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爲託武宗立事由兩軍貶昭兩州刺史宣宗卽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吏部尙書崔郾薨又拜檢校左僕射淮南節度使三載薨諡貞穆

李廓爲武寧軍節度使不治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宣宗未之省麥熟而徐師果亂上感悟魯言擢爲起居舍人

懿宗晚年政出羣下路巖年少固位一旦失勢當路皆仇隙中外沸騰所指未必實也初巖爲淮南崔鉉度支使除監察十年不出京師致位宰相鉉謂巖必貴嘗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何能至老皆如言

突厥平溫僕射彥博請遷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魏鄭公以爲夷不亂華非久常之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反叛其地復空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矣至微隱之術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乃君集反爾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將有他心焉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闕其一。宜於黃鍾九尺掘之。必得焉。敕州求之。如言而得。

鄭公見秦王破陣樂。則俯而不視。奏慶善樂。則玩而不厭。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病臥。聞之。謂子曰：非是佛齒也。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但取試焉。胡僧監護甚嚴。固求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者用此角。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耳。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一日不能去。

高宗時羣蠻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爲刺史。府發卒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之。莫不駭愕。賊所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又無兵仗。更閉營隱藏。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無去爲賊。唯召其帥責以不早降之意。各答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既薨。高宗思平遼勳。令製其冢。象高麗中三山。猶霍去病之祁連山。後敬業舉兵。武后令掘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

張沛爲同州。任正名爲錄事。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常呼二公爲任大劉大若交友。元宗誅韋氏。沛兄殿中監涉見誅。并令誅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謁告在家。聞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

使至害其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送沛于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劉幽求方立元勳，用事居中，竟脫沛于難。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大理蔣欽緒卽其妹壻。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求。至忠不納。蔣退而歎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可哀也哉。至忠旣至，拜中書令，歲餘敗。

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于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寺。是夜僧衆禮佛，其聲喧達。公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朝，笞背斥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爲亂，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執兵，號大髡、小髡，據寺爲寨。果叶高公之言。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令，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戮之。以絕後患。元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殺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元宗在成都，思九齡先覺，制贈司徒，遣使就韶州至祭。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爲鄭縣丞。涇軍之亂，有使走驢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問。果朱泚使滔者。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方鎮有兵，必姑息之。唯渾瑊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草立太子詔。絪執筆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呈。順宗然之，乃定。

賞譽

貞觀中蜀人李義府八歲號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鳥者。上賜義府。義府登時進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元宗燕諸學士於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取肥大。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探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德宗每年徵四方學術直言極諫之士。至者萃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絕請託之路。是時文學相高。當途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于宣德殿。或下等者。卽以筆抹之。至尾。其稱旨者。必吟誦嗟歎。翊日。遍示宰相學士曰。此皆朕之門生。公卿無不服。上精鑒宏詞。獨孤授吏部試。放馴象賦。上自考之。稱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平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時。外方進馴象三十二。上卽位。悉令放荆山之南。而授獻賦。不傷于顧忌。上賞其知去就。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況。視姓名。熟視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卽易也。因爲之延譽。聲名遂振。

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綏帶命迎之。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譽韓文公稱歎之。及赴舉。于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不第。人以爲屈。庚尙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涇原軍。李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

拜右拾遺。竟因逢吉湮厄而沒。其立身貞苦。能清談樂善。士多附之。與堂舅李信州虞相善。又交裴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元稹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

劉侍郎三復。初爲金壇尉。李衛公鎮浙西。三復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長懷戀闕之心。地接東溟。卻羨朝宗之路。衛公嘉歎。遂辟爲賓佐。時杭州有蕭協律悅。善畫竹。家酷貧。白居易典郡。嘗敍云。悅之竹舉世無倫。頗自祕重。有終歲求其一竿一枝不得者。又遺之歌曰。餘杭邑客多羈貧。其中甚者蕭與殷。天寒身上猶衣葛。日高甑中未掃塵。悅年老多病。有一女未適。他日病且亟。謂其女曰。吾聞長史劉從事。非有通家之舊。復無舉薦之力。歛自案。此下原闕一字。衆爲賢侯幕府。必有足觀者。今知未婚。吾雖未識。當以書託汝。三復覽其書。數日未決。會夜夢有黃衣使。致藥一束於其門。翊日言於衛公。公曰。藁蕭也。此固定矣。三復遂成婚。

白敏中在郎署。未有知者。雖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然而無資用以奉僚友。衛公遺錢十萬。俾爲酒肴。會省閣諸公宴。已有日時。秋霖涉旬。日賀拔。甚員外求官未得。將欲出京來別。甚與敏中同年。主關者告以方候朝官。繆以他適對。甚駐車留書。敍羈遊之困。敏中得書。歎曰。士窮達當有時。苟以僥倖取容。未足發吾身。豈有美饌。上邀當路豪貴。而遺登第故人。遂令召甚先宴。旣而朝客來。聞與甚宴。衆人咸去。他日見衛公。問來者誰。敏中具對。以留甚負于推引。衛公亦稱云。此事真古人所爲。甚自後以評事先拜。而敏

中以庫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未逾三年爲丞相。

大中末。諫官獻疏。請賜白居易諡。上曰。何不讀醉吟先生墓表。卒不賜諡。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爲之。

宣宗舅鄭僕射光。鎮河中。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大喜。問左右曰。誰教阿舅作此好語。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詢者。掌書記。上曰。表語尤佳。便好作翰林官。論者以爲不由進士。又寒士無引援。遂止。

光德劉相宗望舉進士。朔謁望。鄭太師從讜。闈者呈刺。裴侍郎瓚後至。先入。從容乃召劉秀才。劉相告以主司在前。不敢升坐。隅拜于副塔上。鄭公降而揖焉。鄭公佇立目送之。久方回。乃謂瓚曰。大好及第舉人。瓚唯唯。明年爲門生。

令狐滈弟澄。皆好文。自楚及澄。三世掌誥命。有稱科場中。以父爲丞相。未得進。滈出訪鄭侍郎。道遇大尹。投國學避之。遇廣文生吳畦。從容久之。畦袖卷呈滈。由是出入滈家。滈薦畦於鄭公。遂先滈一年及第。後至郡守。

懿宗嘗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錢帛山積。問左右誰爲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歲度支。備用之餘。盡實於此。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上曰。今何在。曰。頃坐吳湘貶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微罪豈合誅。由是劉鄴進表雪冤。遂許加贈。

劉仁表。劉允章門生。初允章知舉。仁表與李都善。卽訪之。而謂都曰。儀之某爲朝廷委任。何以見裨。少塞

責乎。都欲薦其所知者。允章迎謂之曰。謂不言牛孔。安得歲歲須人。先是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爲其所制。故允章亦云。適中都所欲言者。都曰。蘊中錯也。願其往之。案此句文義。雖明疑有脫誤。以與允章雅熟。都納焉。卽孔紆也。復授允章以文一軸。發之。且大半。曰。此可以與否。允章佳賞。比之卷首。乃仁表也。允章鄙其輕薄。而辭之。都曰。公是遭羅者。奈何復聽讒言乎。于是皆許之。仁表後爲華州趙臨幕。嘗飲酒。隲命歐陽琳作錄事。酒不中者。罰之。仁表酒不能滿飲。琳罰之。仁表曰。鄂渚尙書。解取錄事。不解放門生。時允章鎮江夏。仁表皆自謂也。

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者。有諸院兄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爲之。頃者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美。誠初亦避之。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某叔頃來。畢誠秀才作也。誠遂出見。旣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李大悅。遂留爲客。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父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父問左右。此是劉僕射否。曰。是。戴因急就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突令授之。戴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者。及薨。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司徒奇之。勉以進修。俾之換麻衣。執贄見之禮。後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

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殮。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上。致仕劉賓客遊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卹。又知其連山人。朝無引援。謂僧曰。某雖閒廢。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餞之。輕薄客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卽作宰相。此郎官大笑之。在席亦有異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拜相。鄭愚尙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揚歷清顯。聲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鄭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鄭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子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鄭公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豬。蓋杜征南蛇吐之類。

郭曖尙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卽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云。薰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衆稱妙絕。或謂夙構。端曰。願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爲韻。復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出名馬金帛爲贈。是席端爲首。送王相鎮幽朔。韓翃爲首。送劉相巡江淮。錢起爲首。獨孤郁權相子塔也。歷掌內外制。有美名。憲宗歎曰。我女塔不如德輿。

孔戮爲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并其類十數條。後上不記其名。問裴晉公。亦不能對。久之方省。乃拜戮嶺南節度。有異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竄者。子女悉爲嫁娶之。

呂元膺爲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墻已鑱。守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



辨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明日擢爲重職。

### 品藻

姚梁公與崔監司在中書。梁公有子喪。在假旬日。政事委積。處置皆不得。言于元宗。元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鎮雅俗。及梁公出。頃刻間決遣盡畢。時齊平陽爲舍人在。旁見之。梁公自以爲能。頗有得色。乃問平陽曰。余之爲相。比何等人。齊未及對。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相公前入相。所立法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則竟如何。曰。相公可謂救時之相也。梁公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時齊平陽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作相。凡質疑問難。皆此二人。因歎曰。欲知古事。問高仲舒。欲知今事。問齊平陽。卽無敗政矣。

元宗西幸。駕及古界。靈武遞至。房瑄新除丞相。元宗於馬上看除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滅賊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言。上色少愧。

元宗西幸。嘗鬱鬱不悅。多與裴士淹並馬語。語及平日之事。時亦解顏。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誠如聖旨。近實無儔。上曰。但以妬賢嫉能。以此至敗。士淹曰。陛下旣知何故。久任之。豈唯身敗。兼亦誤國計。今日之事。林甫所啓也。上愀然不樂。

喬彞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彞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人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乃改爲渥洼馬賦。奮筆斯須而就。其辭甚工。便欲首送京兆尹。曰。喬彞崢嶸甚。以解副薦之。

尙書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得此花。始栽植于庭。闌圍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東越分而種之也。會稽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誰種。慙愧僧門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穴。較勝負于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賦。餘霞散成綺詩。旣解送。以凝爲先。祜其次耳。張祜詩有地勢連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比徒有前名矣。祜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二句未爲佳也。祜又有觀獵四句。及宮詞。白公曰。張三作獵詩。以擬王右丞。予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落鴈處。千里暮雲平。張祜詩曰。晚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臨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中。皆偶對。何足奇乎。不如徐生云。今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凝曰。譙周室裏。定游夏於邱。虔馬守帷中。分易禮于盧。鄭如我。明公薦拔。豈惟偏黨乎。張祜亦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荆玉三投。佇良工之必鑿。且洪鐘韶擊。瓦缶雷鳴。榮辱糺繩。復何定分。祜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也。白爲河南尹。李爲河陽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垂趨事之禮。嘗謂樂天爲嘒嘒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稱減。白曰。李直木。〔原註〕

林宗字也。吾之獼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爲詩文交。酷愛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歲。自有是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爲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

昇平表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儂不如休。休好釋事。善隸書。所在寺額。皆書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主選。見梁公房元齡。蔡公杜如晦。愕然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食甚恭。曰。二賢當爲王霸佐命。位極人臣。然杜年壽稍減于房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于左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二十餘年。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而兼是五善。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皆異。以此爲優劣。穆氏兄弟四人。贊賞實員。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文爲酥。員爲醍醐。言粹而少用。賞爲乳腐。言最爲凡固也。

德宗晚年絕嗜欲。尤工詩。臣下莫及。每御製奉和而退。笑曰。排公在。案此句文義未明。疑有脫誤。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上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爲准救惡詩。

盧肇黃頗同遊李衛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爲狀頭。黃第三人。

### 規箴

太宗常幸洛陽。頗見可欲。多治隋氏舊宮。或縱畋遊。魏徵驟諫。上忻然罷。曰：非公無此語。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顧山人李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陛下。肅宗泣涕。是時張氏已用。事不由已矣。

陽城爲諫議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齡爲相。城曰：白麻若出。我必裂之而死。德宗以爲難。竟不相延齡。  
國子監諸生猥雜。陽城爲司業。以道德訓諭。有違親三年者。勉歸覲。自天寶九年。置廣文館。元和中。堂宇虛構。材木堆積。主者或盜用之。案此條語義未完。疑有脫文。

憲宗固英睿。初卽位。得杜邠公贊導。及其成功。多邠公力也。每大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攝之。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于司空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慕容韋緩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笑談談諧。亦有爲也。頓又令女妓爲佾舞。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夙慧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之得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視之。云：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啞啞。如應曰：是。  
元宗善八分書。將命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於案上。會太子入侍。上以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卽射中。賜若卮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乃賜卮酒。是時

琳與從愿皆有宰相望。上倚爲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託者衆。不能用之。

蘇瓌初未知頤。常處頤於馬廐中。與庸僕雜行。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客次。頤擁篲庭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而視之。乃詠崑崙奴子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瓌出。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也。案此下原闕六字。之謂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稍稍親之。有人獻兔。懸於廊廡之下。乃召頤詠之。曰。兔子死闌單。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讀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元宗平內難。旦夕制誥。絡繹無非頤之所出。時稱小許公云。

開元初。上留心理道。革去弊訛。不六七年間。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置開遠門。亘地萬餘里。入河湟之賦稅。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藏。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四方豐稔。百姓樂業。戶計一千餘萬。米每斗三錢。丁壯之夫。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不齋糧。奇瑞疊委。重譯屬至。人物欣然。咸思登岱告成。上猶惕厲不已。攜讓數四。是時彭城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張說源乾曜咸相感慰。薦上以晏間生秀妙。引于內殿。縱六宮觀看。楊妃坐於膝上。親爲畫眉總髻。宮人投花擲果者甚多。拜爲祕書正字。張說問曰。居官以來。正字幾何。晏抗顏對曰。他字皆正。獨朋字未正。說聞而異之。

燕文正公弟某女。婦盧氏。嘗爲其家公求官。候公下朝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搯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開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藝干柳芳。念百韻詩。芳便暗記。題之於壁。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徐曰。

相戲耳。此君所念詩也。因謂幼奇更念他新著文章。一遍皆能記。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遍通五經。上書自舉云。一遍誦千言。敕赴中書考試。張燕公問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遍畫地記。讀七遍。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卽是十遍。誦得。今七遍已得。何要滿十遍。燕公執本觀覽。不暇。而敬忠誦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嗟嘆。卽日聞奏。命引對。賜綵衣一副。兼賚物。拜東宮衛佐。仍直集賢院。侍講毛詩百餘日。中三改。爲同輩所嫉。中毒而卒。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中書考試。陟令善書者二十人。各執筆操紙就席。環庭而坐。俱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卽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敕賜縑帛。拜太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

韋臯鎮西川。進奉聖樂曲。兼樂工舞人曲譜到京。於留邸按閱。教坊人潛窺得先進之。

李衛公幼時。憲宗賞之。坐於前。吉甫每以敏捷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宣宗強記默識。宮中廁役之賤。及備灑掃者數十百輩。一見輒記其姓字。或將有所指念。必曰。召某人。令措某事。無一差誤者。宦官宮婢以爲神。簿書刑獄卒吏姓名。紛雜交至。經覽多所記憶。

崔大夫涓瑱之子。禮部侍郎澹之兄。俊爽強記。初守杭州。視事數日。召都押衙謂曰。乍到郡。未能記諸走

使當直將卒凡幾人對曰直者三百乃令紙一幅大書其姓名貼于胸每人閱過自此一閱至三考未嘗誤喚一人者杭州端午競渡於錢塘弄潮先數日於湖濱列舟舸結綵爲亭檻東西袤高數丈其夕北風飄泊南岸涓至湖上大將懼乏事涓問競舟凡有幾令齊往南岸每一綵舫繫以三五小舟號令齊力鼓棹而引之倏忽皆至湖州飲餞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有中使卽袖歸曰禁中未曾有宜進於上頃之解舟而去郡守懼得罪不樂欲撤飲官妓作酒監者立白守曰請郎中盡飲某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守從之會送中使者還云果潰爛棄之矣郡守異其言召問之曰使者旣請進必函貯以行初因遞觀則以手招之此物芳脆易損必不能入獻守命有司加給取香錦面賚之

華陰楊宰幼孤六歲入雜學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二丈人彈棊次見楊氏子戲曰爾能爲丈人詠此局否楊登時又手詠曰魁形下方天頂凸二十四寸窗中月父友驚撫其首遺以梨栗曰爾後必有文年十八一上中進士第有詩集六十卷性狷急累居幕府主人同列多不容同列有固護之者與詩云蝦蟇欲喫月保護常教圓又云心明外不察月向懷中圓又云羅幃苦不卷誰道中無人其辭多怨恚其妻亦有志行在青州幕奉使出得疾不診脈服藥而殞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乃以餅拭手帝屢目之士及佯爲不悟更徐拭而後啗之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閱卷乃闔書之一字無失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李司空勣于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復能矯對

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嘆曰：此小兒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應聲曰：胡頭尚作宰相，獠面何廢聰明？李狀胡也。

崔相慎由豪爽廉察浙西，有瓦官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姪娘之所在，夫人洎媵妾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一文，相次分明，卽瓦官僧名。因命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旣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卽相國垂休也。

小子謀餐而已。案此上有脫文，此人豈享富貴者乎？幽求聞之，拂衣而出。盧令遽下塔捉幽求衣，伸謝之。幽求竟去。盧回謂諸郎官曰：輕笑劉生，禍從此始。盧令意爲宗紀所排，左遷金州司馬。六月，中宗晏駕，十五日，酹酒間，裴灌臥於私第，幽求忽來詣灌，直入臥內，戴撮耳帽子，著白欄衫，底著短緋白衫，執灌手曰：裴三，死生一決，言訖而去。灌大驚，不測其故，謂其妻曰：僕竟坐與案。此下有脫文，非笑此子，恐禍在須臾。明日，〔原註〕時去清明九十九日，中宗小祥，百官率慰少帝，是日月華門，至辰已後，方開傳聲，曰：斬決使劉相公出衣黃金甲，佩囊韉，統萬騎，兵士白刃耀日。自宗紀及前時輕笑者，咸受戮於朝。又喚兵部員外郎裴灌，灌股慄而前，幽求曰：相識否？灌答曰：不識。劉曰：幽求與公俱以本官一例赴中書上任，其夜凡制誥百餘首，皆幽求作也。自爲拜相，白麻云：前朝邑尉劉幽求，忠貞貫日，義勇橫秋，首建雄謀，果成大業，可中書舍人，參知機務，賜甲第一區，金銀器皿十牀，細婢十人，馬百匹，錦綵千段，仍給鐵券，時恕十死，翌日命金州司馬盧齊卿，京兆少尹知府事，載柳冲常侍所著姓系劉氏卷。



